

《海东逸史》 （清）翁洲老民 撰

孙序

海东逸史目录

卷一 监国纪（上）

卷二 监国纪（下）

卷三 家人传

卷四 列传一

卷五 列传二

卷六 列传三

卷七 列传四

卷八 列传五

卷九 列传六

卷十 列传七

卷十一 列传八

卷十二 列传九

卷十三 列传十

卷十四 忠义一

卷十五 忠义二

卷十六 忠义三

卷十七 忠义四

卷十八 遗民

●孙序

洪惟我高宗纯皇帝大公至正，度越百王；御批通鉴辑览不削福藩位号，于分注且备列唐、桂二王本末附于后，以为千古兴亡鉴。至若鲁王之延息海隅，则并不得列于小朝廷数，故载纪亦从其略。然而南日孤舟，结朱家残局；流离琐尾，犹之崖山一块肉也。其间忠臣、义士，东浙为多，有如张、沉诸公始终抗节，势不能不行柴市之诛，我二祖列宗，未尝不谅其忠于所事；易名之典，光照汗青，凡以立万世臣极而寓教忠之至意也。于是明越遗献、据所见闻、■〈橐，处代石〉笔残山剩水间、撮录东荒碧血者，往往而有；若黎洲黄氏、谢山全氏先后撰述尤伙。大抵碑传之文，而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又异词，容亦有未审者也。

自余与于慈溪县志之役之二年，昭文邹君文沅来摄县事，出其藏籍，得海东逸史，盖前此所未见也。为书凡十有八卷。首监国纪，则正名而犹与以帝系也；次家人传，传监国诸妃，用欧阳氏五代史例也；次列传、次忠义、次遗民

，史体具焉。凡所叙述，大都身亲见之，文尤雅驯。其微者，或不经见于他纪，赖以存孤忠介节之姓氏；而共著者亦足以参订南雷、鲒埼之书，洵可贵也！署曰「翁洲老民」，计非行遯故臣，则亦山林枯槁、有心浔灌者，而惜乎其不可考也！

理庵杨检讨以词曹星使告养家居，方勤于乡邦文献，尤重忠孝大节；亟钞得副本，属王君子祥及其次公绳孙孝廉校正而刻之。于乎！鳄波鲸岛，阴火终■〈潜，火代〉，猿鹤虫沙，久沦物化，而写本孤行，不归湮灭，卒表章于累洽重熙之代；自非大圣人量包天地、覆帔所存，久矣死灰残劫，无复留此蠹蚀余编，寄千秋感怆矣！

阙逢涓滩闰月甲辰朔，会稽孙德祖彦清谨序。

●海东逸史卷一

翁洲老民手稿

监国纪（上）

王讳以海，太祖第十子荒王檀九世孙也。父肃王寿鏞，以崇祯九年袭封；十二年薨，子以派嗣。十五年，北兵破兗州，自缢死。十七年二月，诏以王绍封。三月，京师陷，王避兵南下。五月，福王立于南京，命徙封江广，暂驻台州。

乙酉五月，南京亡。踰月，潞王常汭监国于杭州，不数日出降（按小腆纪年：诸臣请监国，不受。明季南略云：杭人拥戴之；大兵至，即开门率众降。是刻考异均注首见处，余不复）。闰六月九日（按纪年：东阳兵起在诸义旅后，此或当作十九日），原任兵部尚书右佥都御史张国维自杭州来朝，请王监国。会故九江佥事孙嘉绩、吏科给事中熊汝霖起兵余姚、刑部员外郎钱肃乐起兵宁波、苏松兵备佥事沉宸荃起兵慈溪，并奉表至台；而会稽诸生郑遵谦亦起兵应之。既而定海总兵王之仁、翁洲参将黄斌卿、石浦游击张名振各以本镇兵来会。王遂赴绍兴。

七月十八日（小腆纪年作闰六月十八日），王至绍兴，行监国事。以分守公署为行在。祭告天地、祖宗，以明年为监国元年。立元妃张氏。上故皇太子号曰「悼皇帝」、弘光帝曰「赧皇帝」、潞王曰「潞闵王」。进张国维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按小腆纪年：时召直东阁，寻加是衔）。以朱大典、宋之普（南疆绎史作之溥）为东阁大学士。国维督师江上，大典镇守金华，之普司票拟。加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沉宸荃皆督师右佥都御史。以郑遵谦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以章正宸为吏部尚书（原注：后绍兴陷，弃家为僧。南疆绎史云：起为户部左侍郎，行吏部事）、李白春（绎史作占春）为户部尚书、王思任为礼部尚书、张文郁为工部尚书、陈函辉为礼部右侍

郎（按小腆纪年：时擢少詹事；归，寻迁是职）、陈潜夫为太仆寺少卿。起原任右庶子余煌为礼部右侍郎，不至。封严州总兵方国安（按小腆纪年：国安，浙人；或云旧辅逢年子）镇东侯、定海总兵王之仁武宁侯（南疆绎史作武宁伯，十一月进封侯）。群臣皆奉表劝进；王曰：「孤之监国，原非得已。当俟展拜孝陵，徐议乐推未晚也」。赐鄞县举人张煌言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小腆纪年作八月事）。以原任绍兴知府于颖为按察使，行巡抚事。铸大明通宝钱（小腆纪年作十二月事）。大学士宋之普谢政，起旧辅方逢年为东阁大学士。张国维连复富阳、于潜（明季南略以复富阳为七月事，小腆纪年以复于潜为八月事）诸县。命仁武伯姚志卓（小腆纪年作倬）守分水。

八月，原任兵部尚书田仰从海道至，拜东阁大学士。

九月，加按察使于颖右佥都御史，督师。

十月初二日，北兵至，方国安严阵以待，张国维率队接应，裨将王国斌、赵天祥继之，连战十日，北兵败去。以原任吏科都给事中林时对为太常寺卿、原任刑部主事庄元辰为吏科都给事中。

十一月，进方国安荆国公、王之仁宁国公；封郑遵谦义兴伯，寻进侯。议分饷分地。以编修张煌言为兵科给事中，以太常寺卿林时对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吏科都给事中庄元辰为太常寺卿，加右佥都御史孙嘉绩、熊汝霖并兵部右侍郎。闽中遣给事中刘中藻颁诏至，大学士张国维、侍郎熊汝霖等拒之（小腆纪年作十月事）。王劳军江上，驻蹕西兴，筑坛拜方国安为大将，命各营皆守节制。马士英、阮大铖（按小腆纪年：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中万历丙辰会试，又三年成进士；大铖，怀宁人，万历丙辰进士）窜入方国安营请朝见，不许。

十二月，王回越城，以降臣故太仆卿谢三宾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颁监国鲁元年大统历，职方主事黄宗羲所造也。

监国鲁元年丙戌正月己酉朔，王在绍兴。遣原任天津参政柯夏卿（原注：号遯庵，黄岩人，进士）、太常少卿曹维才使闽中。以原任右庶子余煌为兵部尚书，加右佥都御史钱肃乐为兵部右侍郎。

二月，叛将张国柱掠余姚，其部曲张邦宁掠慈溪。总兵陈梧败于槁李，自乍浦浮海至余姚，大掠；职方主事王正中方行县事，集民兵击杀之。闽中遣佥都御史陆清源解饷十万给浙东，方国安纵兵攫之，拘清源不遣（小腆纪年云：字嗣白，平湖人，崇祯甲戌进士；为国安所杀。胜朝殉节诸臣录云：江防溃，投江死，国朝赐谥忠节），盖马、阮所构也（明季南略及纪年，并以为在钱塘江战后）。

三月十九日，毅宗太祥；户部主事（原作郎中，据第十八卷补传正）董守

谕请王哭临，三军缟素一日，从之。北兵决坝，放船入钱塘江。张国维严饬各营守汛，王之仁、郑遵谦率水师袭战，败之（小腆纪年作是月朔日事）。平海将军周鹤芝议乞师日本，黄斌卿止之。

四月，王正中率师渡海盐，破澈浦城（小腆纪年作三月事）。

五月，兵部右侍郎钱肃乐弃军之舟山。都督（鄞县志作总兵）陈谦奉使至闽中，为御史钱邦芑所劾，被杀。加兵部右侍郎孙嘉绩户部尚书（据第六卷本传，四字疑衍）、熊汝霖兵部尚书，并兼东阁大学士。尚宝寺卿朱大定、太仆寺卿陈潜夫、兵部主事黄宗羲、吴乃武、查继佐等会师渡海札潭山（南疆绎史作海坛山），以江上兵溃，乃还。

六月丙子朔，江上兵溃。方国安、马士英等欲劫王投降，遣人守之；会守者病，王得脱，乃由江门出海，令保定伯毛有伦扈元妃、世子自定海出海（明季南略作五月二十八日事，小腆纪年作二十七日事）。大学士张国维、兵部尚书余煌、礼部右侍郎（胜朝殉节诸臣录作兵部左侍郎）陈函辉、通政使吴从鲁（小腆纪年云：字金堂，山阴人，万历丙辰进士，官通政司左参议）、大理（原作太仆，据第五卷本传正）寺少卿陈潜夫、翰林院编修复仪（纪年以为唐藩遇害后死）、江西道御史傅岩、兵部主事高岱、叶如■〈廿恒〉（纪年以作汝■〈廿恒〉，一作汝蘅）、原任山西佥事郑之尹、诸生傅日炯、赵景麟等皆死之，方逢年、谢三宾、宋之普、方国安及马士英、阮大铖等并降。宁国公王之仁泛海至金陵，死之。北兵破金华，大学士朱大典阖门死之。富平将军张名振弃石浦，以舟师扈王出海，投肃虏伯黄斌卿；斌卿不纳。永胜伯郑彩至舟山，奉王入闽。叛将张国柱攻舟山，为水营将阮进所败，劫元妃、世子去（以上三事，小腆纪年并系九月内）。

二十四日，大学士孙嘉绩卒。

八月十一日，建宁陷，佥事倪懋熹死之。

二十七日，闽中陷，唐藩出奔汀州，为北兵所杀（按小腆纪年：唐藩名聿键，小字长寿，太祖九世孙。二十一日自延平出奔，二十四日大兵取延平及天兴府，追杀于汀州之府堂，时二十八日也）。

九月，以兵科给事中张煌言为右佥都御史（按小腆纪年，以明年正月进是职）。

十月丁酉，王发舟山。

十一月丙寅，王次厦门（南疆绎史称中左所，亦名鹭门）。时郑芝龙（小腆纪年云：字飞皇，小字一官，福建南安县石井人）已降北，令彩执王以降；彩不从。芝龙之子成功不肯随父，复建义海上，而以厦门为营；然亦不欲奉王，改明年为隆武三年。于是郑彩改次长垣，改明年为监国二年。海上遂有二

朔。

●海东逸史卷二

翁洲老民手稿

监国纪（下）

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王在长垣。

辛未，王禡牙出师。提督杨耿、总兵郑联皆以兵来会。进郑彩建国公，封张名振定西侯、杨耿同安伯、郑联定远伯、周瑞闽安伯、周鹤芝平夷（小腆纪年作彝）伯、阮进荡胡（纪年作湖）伯、阮骏英义伯。以原任云南佥事林汝翥为兵部右侍郎。周鹤芝复海口，以参议（小腆纪年作参谋）林钥舞、总兵赵牧守之。进册贵嫔陈氏（小腆纪年作张氏）为元妃。

二月壬申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南疆绎史作漳州。按漳平属龙岩州，此疑讹），失利。又明日，北兵攻海澄，南师退入于海。

丙子，克漳浦，以闽人洪有文（南疆绎史云：饶州人。同安阮旻锡夕阳寮稿作有桢，字亮士，嘉禾里人）为令；五月复陷，有文死之。郅西王常瀚（小腆纪年作常潮，事在四月。常瀚为贵溪王，明年二月永宁寨破，死）复建宁，其裨将王祈（南疆绎史作祁）复邵武。

三月，兵部右侍郎林汝翥、吏部员外郎林逵合兵攻福清不克，死之（小腆纪年作十月事）。

四月，海口陷，参议林钥舞、总兵赵牧死之；周鹤芝退保火烧岙。吴淞提督吴胜兆反正，命定西侯张名振率舟师赴之，以兵部（小腆纪年作户部）右侍郎沉廷扬、右佥都御史张煌言、给事中徐孚远、御史冯京第监其军。抵崇明，舟覆，名振等从间道脱归；廷扬被执，死之。

六月，攻漳州，失利。王至琅江，钱肃乐来朝，拜兵部尚书。以闽中原任太仆寺卿刘沂春为右副都御史、原任广东粮道（小腆纪年称副使，第十卷本传同）吴钟峦为通政使（按纪年以十月召用），并以钱肃乐荐也。

七月，王亲征。会郑彩、周瑞、周鹤芝、阮进之师攻福州，败绩。

八月丙戌，克连江（按小腆纪年，是日遣兵袭连江）。以右佥都御史沈宸荃为兵部尚书（按小腆纪年，以十月进是职），以闽中原任温州巡抚刘中藻为兵部尚书、武英殿（按小腆纪年，于是年正月授职兼东阁）大学士。

十月，长乐、永福、闽清皆下，罗源知县朱丕承、宁德知县钱楷皆以城来降（按小腆纪年，九年遣兵复罗源，又复连江，于是长乐、永福、闽清诸城皆下）。以闽中原任户部侍郎林正亨为户部尚书、佥都御史余扬为左都御史、御史林嵎为吏科给事中、礼部主事黄岳（南疆绎史作宾，小腆纪年作宾。按俗书宾作宾，字典无此字）为吏部考功司郎中。

辛未，邓藩审理（小腆纪年作邓藩理，系人名）陈世亨以一口复安固（按瑞安县在晋时为安固县），援兵不继，复陷，被执，大骂而死。遣大学士刘中藻攻福宁州，破之，镇将涂登华降。以兵科给事中孙延龄为兵部右侍郎，大学士嘉绩子也。

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王在闽安镇。遣闽中原任东阁大学士朱继祚与同安伯杨耿攻兴化，克之。以兵科给事中（胜朝殉节诸臣录止称给事中）陈士京为光禄寺卿，奉使粤中。

癸丑，郑彩杀大学士熊汝霖、义兴侯郑遵谦。兵科给事中陈希文、熊曰绘疏参郑彩逆恶大罪，为诸臣所劝，不果上。

二月，以兵部尚书钱肃乐兼东阁大学士。北帅郭三才（南疆绎史作天才）来降，封为忠勤伯。

三月，兴化陷，吏科给事中林嵎、兴泉道汤芬死之。莆田陷，大学士朱继祚、知县都廷谏死之。永福陷，里居给事中邬（胜朝殉节诸臣录作鄢）正畿、御史林逢经死之。长乐陷，里居御史王恩及（小腆纪年作王恩）死之。建宁陷，守将王祈死之。王在闽中先后复三府、一州、二十七县，至是皆失，仅留宁德、福安二县。

六月初五日戊戌，大学士钱肃乐以忧卒。

十月，以工部尚书沈宸荃、右副都御史刘沂春兼东阁大学士。

四年己丑正月辛酉（小腆纪年作庚申）朔，王次沙埕。监察御史黄宗羲自剡中至，拜为左佾都御史，寻进左副都御史。

三月，宁德陷。黄斌卿遣其弟孝卿偕佾都御史冯京第乞师日本，不得要领而还。

四月，福安陷，大学士刘中藻及其部将董世南（小腆纪年作世上）等并死之；兵科给事中（原作翰林院简讨，据第六卷本传正）钱肃范被执不屈，见杀。

六月，定西侯张名振复健跳所。

七月壬戌，王次健跳所。遣使者拜山寨诸营官爵，授东山寨李长祥、四明寨王翊并都察院右佾都御史（按小腆纪年，时授翊河南道御史，十月来朝，擢是职）。

壬午，北兵围健跳，荡胡伯阮进追败之。封平西将军王朝先平西伯，以右佾都御史冯京第为兵部右侍郎。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丁酉，张名振、阮进、王朝先共杀黄斌卿。

十月己巳（小腆纪年作乙巳。按历法是月无己巳日），王移蹕舟山，以参

将府为行在。大学士刘沂春还闽。以闽中原任户工二部尚书张肯堂为东阁大学士、吏部右侍郎朱永佑为左侍郎（按小腆纪年，时进工部尚书仍兼吏部事，第十卷本传同），进户部侍郎孙延龄为户部尚书，以右佥都御史李长祥、张煌言并为兵部左侍郎（按纪年，煌言为右侍郎，第十三卷本传同）。命兵部右侍郎冯京第、左副都御史黄宗羲乞师日本，不得要领而还（按小腆纪年，是年十一月乞师日本，以澄波将军阮美为使，不着京第、宗羲名）。

十二月，粤中遣使封郑成功为延平王，闽海始用永历年号。左副都御史黄宗羲以母老乞归，许之。

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王在舟山。

三月，右佥都御史四明寨王翊来朝，拜兵部左侍郎（小腆纪年作右侍郎，第九卷本传同）。

八月，兵部左侍郎王翊帅师破新昌，拔虎山，进本部尚书（小腆纪年止称侍郎，未尝进尚书）。

九月，郑彩与郑成功争厦门，为成功所败，泊沙埕，张名振击破其余兵（按小腆纪年，争厦门在八月，沙埕之破在周瑞、周鹤芝分屯三盘后）。以兵科给事中徐孚远为国子监祭酒（按小腆纪年，于己丑十月擢左佥都御史，未尝转是职）。周瑞、周鹤芝以楼船三百分屯温州之三盘，为舟山犄角。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北兵攻杜岙，兵部右侍郎冯京第死之（小腆纪年作九月事）。

六年辛卯正月己卯朔，王在舟山。

二月（小腆纪年作闰二月）乙卯，张名振杀王朝先，并其军。以太仆寺少卿曹从龙为兵部右侍郎。

七月，北兵攻四明寨，兵部尚书王翊死之（按小腆纪年，是月被执，八月至定海死之；第九卷本传同）。北兵会攻行朝，定西侯张名振、英义伯阮骏扈王发舟山。

八月辛酉，北人试舟海口，为南师所败；获其楼船，馘十一人而纵之。

丙寅，大雾，北兵悉抵螺头门，守陴者方觉；荡胡伯阮进邀大洋，风反师燬，进死之。

九月丙子，城陷，元妃陈氏投井死，贵嫔（小腆纪年称宫娥）张氏、义阳王妃杜氏从之。大学士张肯堂、礼部尚书吴钟峦、兵部尚书李向中、工部尚书（原作吏部侍郎，兹据第十卷本传正）朱永佑、通政司参议（纪年称通政使）郑遵俭、兵科给事中董志宁、兵部侍郎中朱养时、户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纪年瑛为吏部）、礼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李（航海遗闻作杨）开国、朱万年、顾珍、工部主事顾宗尧、工部所正戴仲明、礼部主事（原作中书舍人，胜

朝殉节诸臣录同；兹据第十卷本传正）苏兆人、安洋将军刘世勋、左都督张名扬、锦衣卫指挥王朝相、内官监太监刘朝（南疆绎史作潮）、定西侯参谋顾明楫、贡生娄文焕、诸生林世英、朱锡龄等并死之。北兵相谓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阴、泾县合舟山而三耳」！

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张名振、大学士沈宸荃、兵部右侍郎张煌言扈王至厦门（按小腆纪年在是月丁酉后）。延平王郑成功朝见，行四拜礼（小腆纪年云：以宗人府正礼见），贻千金、絀缎百匹，供应甚殷；从臣亦皆有赠。寻奉王居金门。

七月，大学士沈宸荃舣舟南日山，遭风没于海。

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王在金门。

三月，王自去监国号，奉表滇中。

九月，定西侯张名振帅师北上，以兵部右侍郎张煌言为监军，入长江，趋丹阳，掠丹徒，左次崇明，冬尽乃还。

甲午年，王在金门（按小腆纪年以是年正月移居南澳）。

二月（小腆纪年作正月），定西侯张名振、监军张煌言帅师再入长江，掠瓜州，侵仪真，抵燕子矶而还。

乙未年，王在金门。

十一月（航海遗闻作八月，行朝录、台湾外纪并作五月），延平王郑成功遣英义伯阮骏、总制陈雪之（小腆纪年作陈六御）帅师围舟山，北将巴臣兴降（纪年云：原名臣功，时授铁骑镇）。

二十九日，定西侯张名振卒于军。

丙申年，王在金门。

八月二十六日，北师复取舟山，英义伯阮骏、总制陈雪之并赴海死（小腆纪年云：陈六御自刎死）。北人以舟山不可守，迫其民过海，溺死者无算，遂空其地。

丁酉年，王在南澳。滇中遣使至，加张煌言左侍郎（小腆纪年作明年正月事）。

戊戌年，王在南澳。

二月（张忠烈公神道碑作三月，小腆纪年作七月），延平王郑成功会师浙海，以兵部左侍郎张煌言为监军北伐。抵洋山（按洋山当作羊山），怪风猝至，义阳王溺死，乃还。

己亥年，王在南澳。

五月，延平王郑成功全师北指，监军张煌言以所部前驱。入江，抵瓜洲，克其城。成功南攻镇江，亦克之。大江南北皆来降附，其已下者四府、三州

、二十四县。会前鋒败，成功仓猝移帐，遂大溃，乘流出海。煌言亦从间道归天台（按小腆纪年：煌言徇江南北，下四府、三州、二十二县。会成功兵溃，八月归天台）。郑成功迁王于澎湖岛（按小腆纪年，在滇中命王监国后）。

六月，王遣使祭光禄寺卿陈士京。滇中遣使赍手敕，仍命王监国，加张煌言本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按小腆纪年在归天台后）。

庚子年，王在澎湖岛。郑成功攻台湾，克之。红夷乞降，以大舶迁其国，成功遂王其地（按小腆纪年在明年十二月）。

辛丑年，王在澎湖岛。

四月，郑成功复奉王居金门。

壬寅年，王在金门。

二月十三日，滇中陷，桂藩为北将吴三桂（小腆纪年云：字长白，高邮人，辽东中后所籍）所杀（按纪年，滇都以己亥正月陷，桂藩由榔以辛丑十二月被执，至是年四月绞死于云南）。

五月初八日，延平王郑成功卒，海上诸臣议复奉王监国。

十一月二十三日，王薨。

●海东逸史卷三

翁洲老民手稿

家人传

妃某氏，王为世子时所纳。崇祯十五年，北兵破兗州，兄鲁王以派自缢死。王被执，诡称鲁王牧儿。见北兵掠王邸，眦忽流泪，怪之，旁有人曰：「此鲁藩之弟也」。北兵刃之，三击不中，骇曰：「汝有大福，我不汝害。前有一少女子甚丽，知是汝妻，犯之不从，死于墙下，汝其埋之」。王因得脱。绍兴监国，谥曰「烈妃」。

元妃周氏，济宁人。王以崇祯十二年二月袭封鲁王，妃入宫已年余矣，遂进元妃。甫逾月，而京师陷。王避兵南下，妃时卧病不起，王强之，妃泣曰：「王速行，勿以妾故为王累」。王不忍，妃乃手碎瓷盘，勒喉而死。绍兴监国，谥曰「义妃」（按小腆纪年：江上师溃，王命扈宫眷出海，张妃辞，碎瓷盘自刎死。宫嫔周氏出海后，张国柱劫之，亦自刎死。鲁纪年、海上见闻纪并云张妃被劫，中途碎瓷盘自刎死）。

元妃张氏，萧山人（小腆纪年云：会稽人）。乙酉七月，王至绍兴行监国事，立为元妃。父国俊得封伯爵，内结阉臣客凤仪、李国辅（按纪年：国辅，司礼监，韩赞周养子也），外侍悍将方国安、王之仁，颇通贿擅事。诸臣相继进谏，王不听。侍郎钱肃乐特疏纠之，留中。国俊遂引降臣谢三宾直东阁，以挤肃乐；肃乐遂去。明年六月，江上师溃，王由江门出海，令保定伯毛有

伦扈宫眷自蛟关出，期会于舟山。适叛将张国柱来攻，为水营将阮进所败，国柱仅以身免，遂掳妃去，不知所终。

元妃陈氏，鄞县人。丙戌春，入宫为宫人（小腆纪年云：次会稽张妃下）。张妃既为乱兵所掳，妃在副舟中，急令舟人鼓棹特前，追兵不及；伏荒岛数日，飘泊至舟山。王已入闽，彷徨无所归。尚书张肯堂遣人护之，得达长垣。王见之，流涕，进册为元妃。在海上三年，生世子。黄斌卿伏诛，始复入舟山。

先是，张妃在会稽，其父国俊颇预事；擅威福；妃叹曰：「是何国家，是何勋戚？而尚欲尔尔乎」！至是族亲有至者，悉遣之。

辛卯，北兵三道入海，王以蛟关未能猝渡，亲帅舟师捣吴淞，以牵其势。荡胡伯阮进居守，败死，北兵直抵城下。安洋将军刘世勋议分兵先送宫眷出海，然后背城一战。妃传谕辞曰：「将军意良厚。然蜎滩鲸背之间，惧为奸人所卖，则张妃之续也。愿得死此净土」！乃止。城陷，妃整冠服，北向拜谢，投井死；贵嫔张氏及义阳王妃杜氏从焉。锦衣指挥王朝相、内官监太监刘朝共界巨石填井平之，即自刎其旁而死。至乙未年，英义伯阮骏再下舟山，得妃死状，表言于王，加谥「贞妃」。

●海东逸史卷四

翁洲老民手稿

列传一

张国维字玉笥，号止庵（明季南略云：字正庵，号玉笥），东阳人。天启二年进士，授番禺知县，历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应天巡抚。崇祯十七年三月，以兵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赴江南、浙江，督练兵、输饷诸务。出都十日，而都城陷。五月，福王立于南京，召为戎政尚书。寻叙山东讨贼功，加太子太保，荫一子锦衣佥事。吏部尚书徐石麒（小腆纪年云：字宝摩，嘉兴人，天启壬戌进士。乙酉嘉兴破，自经死。国朝赐谥忠懿）去位，众议归国维，马士英不用而用张捷（纪年云：捷，丹阳人，进士。南都陷，自缢死），国维乃乞省亲归。

乙酉五月，南都覆。六月，潞王监国于杭州，不数日出降。国维乃以闰六月朝鲁王于台州，请王监国。即日移驻绍兴，进国维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赐尚方剑，督师江上。会严州总兵官方国安亦自金华至，马士英素善国安，匿其军中请入朝。国维劾其十天罪，乃不敢入。连复富阳、于潜诸县。时兵马云集，人治一军，不相统一，部曲骚然。国维上疏，谓刻期会战，则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坚捣虚，人无应接之暇，此为胜算。必联诸帅之心为一心，然后使人人之功罪视为一人之功罪。于是树木城缘江

要害，联络国安及王之仁、郑遵谦、熊汝霖、孙嘉绩、钱肃乐诸营为持久计（按纪年，至是赐尚方剑，总统诸军）。十月，北兵至，国安严阵以待，国维率王国斌、赵天祥以步兵接应，连战十日，前锋钟鼎新用火攻，首击杀绯衣大将一，诸将李（南疆绎史、鮚埼亭集并作吕）宗忠等各斩数十级，俞国荣等直抵张湾取其军械而归。北兵大败。

是冬，闽中遣给事中刘中藻颁诏至，诸求富贵者争欲应之。王下令返台，士民惶惶。国维乃驰至绍，上疏唐王曰：「今日之事，凡为高帝子孙，皆当同心并力，共复国讎。成功之后，入关者王。监国退守藩服，礼制昭然。若以伦序，叔侄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浙东人心涣散，鸠集为劳；一旦南拜正朔，则江上诸将皆须听命。猝然有变，监国之号令不行，唇亡齿寒，悔莫可追。臣老矣，岂敢朝秦暮楚，有所左右于其间哉」？疏出，议始定。然闽、浙自是成水火矣。

明年五月，诸军乏饷，师溃。六月朔日，北兵至，王走台州航海，国维亦还守东阳。及义乌破，众劝国维入山图后举。国维曰：「误天下事者，文山、叠山也，一死而已」！二十八日，北兵至七里寺，国维遂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赋诗三章（按纪年载首章自述云：艰难百战戴吾君，拒敌辞唐气励云。时去仍为朱氏鬼，精灵长傍孝陵坟。次章念母云：一瞑纤尘不挂胸，惟哀耄母暮途穷。仁人锡类能无意，存歿衔恩结草同。三章训子云：夙训诗书暂鼓钲，而今绝口莫谈兵。苍苍若肯施存恤，秉耒全身答所生），赴园池死，年五十二（国朝赐谥忠敏）。

子世凤，官平敌将军。后以吴易（南略云：字日生，号朔清，吴江人，崇祯丁丑进士。纪年云：癸未进士。乙酉六月，起兵长白荡，历官至兵部尚书，封长兴伯，殉节死，国朝赐谥节愍）事连，亦死难。

朱大典字延之，号未孩，金华人。家世贫贱，大典始读书。为人豪迈。举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官至兵部左侍郎总督江北诸军（小腆纪年云：官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庐、凤、淮、扬四郡，以许都事被逮，会国变止。福王立，起是职，寻进尚书）。以许都（纪年云：东阳人，诸生，知县桐城姚孙渠激乱，号白头兵）事有连，逮治。京师陷，福王立，有白其诬者，乃以原官召用。逾月，进尚书，督上江诸务。南都陷，走杭州。会潞王亦降，乃还乡郡，据城固守。唐王闻，就加东阁大学士，督师浙东。鲁王起事，大典亦遣其孙珏上表劝进。王既监国，以军来赴，授官亦如之，命仍镇金华。会我朝遣招抚使至，大典烹之。绍兴既破，次及金华；大典率兵拒守，月余不下。城既陷，阖门纵火自焚死（国朝赐谥烈愍）。

大典本与马士英、阮大铖善。南都亡，大铖出走，由太平趋浙东，投大典

于金华。大典方举义，留与共治军。士民不可，檄逐之；大典乃送大铖于方国安军。士英，国安同乡也，先在其军中。于是两人掀髯抵掌，日夕谈兵；国安甚喜。及北兵至，士英、大铖、国安皆降，而大典独殉节。部将吴邦璇从死。子万化巷战被执，亦不屈死。孙珏，少年能文，有经济才，亦死于浦城。

庄元辰字起贞，号顽庵，鄞县人。崇祯十年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甲申之变，一日七至中枢史可法（国朝赐谥忠正）之门，促以勤王。福王立，议选科臣，刘宗周（小腆纪年云：字启东，号念台，山阴人，学者称蕺山先生。万历辛丑进士，官左都御史。杭州失守，绝粒死，国朝赐谥忠介）、章正宸等并首举元辰。马士英恶之，以中旨授刑部主事。已见士英日横，遂告归。

乙酉闰六月，钱肃乐等举兵，元辰破家输饷。肃乐等西行，推元辰任城守事。鲁王监国，擢吏科给事中；寻迁太常寺少卿，进正卿，仍兼吏科如故。元辰疏言：「陛下大雠未雪。举兵以来，将士宣劳于外，炎威寒冻，栉风沐雨，编氓殍藏于内，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兹亢旱，卧薪尝胆之不遑，而数月以来，颇安逸乐，釜鱼幕燕，抚事增忧，则晏安何可怀也。敌在门庭，朝不及夕，有深宫养优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则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托命将相，今左右之人颇能内承色笑，则事权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为昔时佐时元臣所不能得者，则恩赏何可滥也。陛下试念两都之毁，禾黍麦秀之悲，则居处必不安；试念孝陵、长陵铜驼荆棘之惨，则对越必不安；试念青宫二王之辱，则抚王子何以为情；试念江干将士、列邦生民之惨，则衣食可以俱废」。疏入，优诏报闻。又言「中旨用人，乃赧王之纰政。臣叨居科长，断不能随声奉诏」。上不能用。而马士英又至，元辰言「士英不斩，国事必不可为」。遂三疏请归。归逾月而绍兴破，狂走诸山中，朝夕野哭；疽发于背而卒（原注：元辰举乡试出汪伟门、会试出马世奇门，论者以为针芥之合云）。

王思任字季重，号遂东，山阴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知兴平、当涂、青浦三县，袁州推官，所至皆被镌级，稍迁刑、工二部主事，出为九江佥事，罢归。乙酉五月，南都陷，福王走芜湖，马士英拥兵奉太妃入浙；思任犹未知福王被擒也，上疏太妃，请斩士英（按小腆纪年：思任疏云：「战斗之气发于忠愤，忠愤之心发于廉耻。事至今日，人人无耻，在在不愤矣。主上宽仁有余，而刚断不足。士英公窃太阿，肆无忌惮，窥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饮则进■〈酉灵〉醪，上悦色则献淫妖，上喜音则贡优鲍，上好玩则奉古董。巧卸疆场之事于史可法，而又心忌其成功。招集无赖，卖官鬻爵，门下狐狗服锦横行，朝廷笃信之以至于斯也。今事急矣，政事阁臣可以走乎？兵部尚书可以逃乎？不战不守，而身拥重兵，口称护太后之驾，则圣驾不当扈耶？及今犹可呼

号泣召之际，太后宜速趣上照临出政，断绝酒色、卧薪尝胆，立斩士英之头，传示各省，以为误国欺君之戒。仍下哀痛之诏，以昭悔悟。则人心士气，犹可复振也」。复致书士英曰：「阁下文采风流，才情义侠，某素钦慕。即当国破众疑之际，援立今上，以定时局，以为古之郭汾阳、今之于少保也。然而气骄腹满，政本自由。不讲战守之事，只知贪黷之谋。酒色逢君，门墙固党。以致人心解体，士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则先期已走，致令乘舆播迁，社稷邱墟。阁下谋国至此，即喙长三尺，亦何以自解？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则忠愤气节之士，尚尔相谅无他。若但求全首领，亦当立解枢机，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杰，呼号惕励，犹可冀望中兴。如或逍遥湖上、潦倒烟霞，仍贾似道之故辙，千古笑齿，已经冷绝。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某当先赴胥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上干洪怒，死不赎辜。阁下以国法处之，则束身以候缢骑；私法处之，则引领以待锄麇」。士英愧愤，不能答也）。王既监国，起拜礼部尚书，年七十余矣。明年六月，绍兴破，踉跄避兵，入云门山痛哭而卒（纪年云：城破不食死。南疆绎史云：思任已病，避至秦望山丙舍以死）。

●海东逸史卷五

翁洲老民手稿

列传二

余煌字武贞，号公逊，会稽人，天启五年进士第一。历官至右庶子，乞假归，遂丁外艰，服除久不起。鲁王监国，起礼部右侍郎，再起户部尚书，皆不就。明年，以武将横甚，拜煌兵部尚书，始受命。时内阁田仰与义兴伯郑遵谦争饷，两军格斗，喋血禁廷。煌至，叱之始去。乃申严军纪，将士稍戢。诸臣竞营高爵，请乞无厌；煌上言：「今国势愈危，朝政愈纷，尺土未复，战守无资。诸臣请祭，则当思先帝烝尝未备；请葬，则当思先帝山陵未营；请封，则当思先帝宗庙未亨；请荫，则当思先帝子孙未保；请谥，则当思先帝光烈未昭」。时以为名言。江干师溃，王航海遁；众有议据城抗守者，煌以徒害民生，不可。遂大张朱示，放兵民出走。毕，赋绝命诗一章（按小腆纪年载其词云：穆骏自驰，老驹忽逝。止水汨罗，以了吾事。有魏文山，不入柴市），自沉渡东桥下。舟人拯起之，乃叹曰：「忠臣不易做也」！居二日，复投深处乃死（国朝赐谥忠节）。

陈函辉字木叔，号寒山，临海人。崇祯七年进士，授靖江知县。为人不拘小节，好交游，日事诗酒，为御史左光先（纪年云：光斗弟，崇祯末巡按浙江，平许都乱）劾罢。京师陷，恸哭刑牲，誓众倡义（纪年载其檄文云：呜呼！故老有未经之变，禾黍伤心；普天同不共之仇，戈矛指发。壮士白衣冠，易

水精通虹日；相君素车马，钱塘怒激江涛。呜呼！三月望后之报，此后盘古而蚀日月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手挽三辰之轴，一埽腥膻；身钟二曜之英，双驱诚、谅。历年二百八纪，何人不沐皇恩？传世一十五朝，寰海尽行统历。迨我皇上御宇，十有七年于兹矣。始政诛珰，独励雷霆作鼓；频年御敌，咸持宵旰为衣。九边寒暑，几警呼庚呼癸之嗟；万姓啼号，时切已溺已饥之痛。虽举朝肉食之多鄙，而一人辰极之未迁，遽至覆瓿，有何失序。呜呼！即尔纷然造逆之辈，畴无累世休养之恩？乃者，焰逼神京，九庙不获安其主；腥流宫寝，先帝不得正其终。罪极海山，贯知已满；惨深天地，誓岂共生！呜呼！谁秉国成，诂无封事？门户膏肓，河北贼置之不问；藩篱破坏，大将军竟若罔闻。开门纳叛，皆观军容使者之流；卖主投降，尽宏文馆学士之辈。乞归便云有耻，徒死即系忠臣。此则劫运真遭阳九百六之交，而凡民并值柱析维裂之会。安禄山以番将代汉将，帐中猪早抽刀；李希烈自汴州奔蔡州，丸内鸩先进毒，凤既斩于京口，剖尸之戮安逃？景亦毙于舟中，跛足之凶终尽。无强不折，有逆必诛。又况汉德犹存，周历未过。赤眉、铜马，适开光武之中兴；夷羿、逢蒙，难免少康之并戮。臣子心存报主，春秋义大复仇。业赖社稷之灵，九人已推重耳汉贼；诚愤之并，六军必出祁山。呜呼！迁迹金人，亦下铜盘之泪；随班舞马，犹嘶玉陛之魂。矧具须眉，且叨簪绂。身家非吾有，总属君恩；寝食岂能安，务伸国耻。握拳透爪，气吞一路鼓鼙；啮齿穿断，声断五更鼓角。共洒申包胥之泪，誓焚百里视之舟。所幸泽、纲张翼宋之旗，协恭在位；愿如恂、禹挟兴汉之钺，磨厉以须。二三子何患无君，金陵咸尊正朔；千百国不期大会，江左赖有夷吾。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吾请敌王所忤；岂曰同袍、岂曰同泽，咸歌与子同仇。聚神州赤县之心，直穷巢穴；抒孝子忠臣之愤，歼厥渠魁。班马叶乎北风，旗常纪于南极。以赤手而挟神鼎，事在人为；即白衣而效前筹，君不我负。一洗櫜枪晦蚀，日月重光；再开带砺山河，朝廷不小。海内共扶正气，神明鉴此血诚。谨檄）。会福王立，不许草泽勤王，乃止。寻起职方主事，监军江北。南都陷，归与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等会师江干。时鲁王在台州，函辉走谒王曰：「国统再绝矣！王亦高皇帝子孙也，报讎继统，于是乎在王，盍图之！」王谢曰：「国家祸乱相仍，区区江南且不能保，尚何冀乎！」函辉曰：「不然。浙东沃野千里，南倚瓯闽，北据三江，环以大海，士民忠义，此句践所以擒吴称霸也」。会兵部尚书张国维起兵东阳来迎王，函辉乃侍王至绍兴。王既监国，擢为礼部右侍郎，进礼、兵二部尚书（按小腆纪年止称侍郎，未尝进尚书；监国纪同）。明年六月，绍兴陷，从王航海；已而相失，哭入云峰山，作绝命词数章（纪年云：作六言绝句十章。其一云：生为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云深处，萧然一无所累。其二云：子房始终为韩

，木叔始终为鲁；赤松千古成名，黄蘗存心独苦。其三云：父母恩无可报，妻儿面不能亲；落日樵夫河上，应怜故国忠臣。其四云：臣年五十有七，回头万事已毕；徒惭赤手擎天，惟见白虹贯日。其五云：去夏六月廿七，今夏六月初八；但严心内春秋，莫问人间花甲。其六阙。其七云：手着遗文千卷，尚传副在名山；正学焚书亦出，所南心史难删。其八云：慧业降生人文，此去不留只字；惟将子孝臣忠，贻与世间同志。其九云：敬发徐陵五愿，世作高僧法眷；魂游寰海名山，身列兜率内院。其十云：今日为方正学，前身是寒山子；从死尚多抱惭，诸与同人证此。又自作祭文及埋骨记，皆不可考），投水死（胜朝殉节诸臣录：一云自经死。国朝赐谥忠节），年五十七。

陈潜夫字玄倩，号退庵，钱塘人（南疆绎史云：仁和人。崇祯丙子同年录云：仁和人，原籍山阴。越殉义录云：会稽人，籍钱塘），崇祯丙子举人。十六年，授开封推官；抗疏言时事，请召对，不报。闻京师陷，缟素誓师，邀击贼于柳园，大破之。福王立，擢监军御史，巡按河南；所规画皆尽善，而马士英不用。

先是有童氏者，自言福王继妃，广昌伯刘良佐（小腆纪年云：字明辅，大同左卫人）具礼送之。潜夫至寿州，见车马驰从，传呼王后来，亦称臣朝谒。及童氏入都，王以为假冒，下之狱；遂责潜夫私谒妖妇，逮下狱治之（绍兴府志云：给事中林有本劾御史彭遇颢，并及潜夫；马士英独令议潜夫罪，逮下狱治之）。未几，南都不守，得脱归。闻鲁王监国绍兴，渡江往谒；命复故官，加太仆寺少卿，监江上军。乃自募得三百人，与孙、熊诸家列营江上。寻进大理寺少卿，兼御史如故。潜夫以家财饷军，久之财竭，支四百金于饷臣不得。右副都钱肃乐言：「潜夫破家为国，今听其军之饿死而不恤，何以鼓各营？」因为潜夫请饷。王是其言而方、王终不发也。

丙戌五月，江上师溃，王航海去。潜夫作绝笔诗，走至山阴，抵小赭村，谓其妻孟氏曰：「勉之！吾为忠臣，尔为烈妇」！孟氏曰：「此吾心也」。与其女弟栲发更服以待。女弟者，潜夫妾也（绍兴府志云：孟桓初二女并妻潜夫，同日合卺，非妾也）。潜夫乃整衣冠，拜祖父像，已复拜其母，别其弟，携妻妾至化龙桥投水死（绍兴府志云：潜夫先推二妻入水，为具棺殓，然后赋诗跃水死。并欲拉二子同死，以继母不许，免），年三十七（国朝谥忠节）。

朱继祚字胤冈，莆田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由庶吉士，历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按小腆纪年：崇祯初，官礼部右侍郎），以人言罢去。福王时，起故官，未赴而南都陷。唐王召为东阁大学士。从至汀州，王被擒，继祚奔还其乡，举兵应鲁王。戊子正月，与同安伯杨耿攻取兴化城。时兴化城之分守道彭遇

颿（纪年云：崇祯癸未进士，时为监司守城），故弘光时御史也；令其守将出战，而已登陴树大明旗帜于城。守将不敢入，遂克之。三月，北兵至，城复破，继祚被执，羁之狱中，赋绝命词数章，自缢死（国朝赐谥忠节）。将死，自书祠堂对联云：「臣罪当诛，生奚补、死奚迟，故国旧君安在？帝临有赫，身可灰、家可烬，周顾殷义若何」！

刘中藻字荐叔，福安人；崇祯十三年进士，官行人。贼陷京师，剃发被掳掠。贼败，南还。唐王时，官兵科给事中。奉命颁诏浙东，为张国维、熊汝霖等所拒，废然而返。至金华，朱大典荐之，召对称旨，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金衢；取苧獠、菁獠诸种人练之为卒，时称能军。闽中陷，鲁王召拜兵部尚书，寻兼武英殿大学士。

中藻善抚循，激劝富人，使出财佐军，士卒并乐为用。共兵最盛。郑彩专主闽事，心弗善也；中藻亦不相下，由此有隙。王使大学士沈宸荃解之，彩不听。丁亥十月，中藻率兵攻取福宁州，守之；与周鹤芝相犄角。久之，移驻福安，郑彩遂掠其地。北兵乘之来攻，中藻善守，所杀伤数千人。己丑三月，北兵乃循城十里，掘濠树栅以困之（按小腆纪年，福安自前年十月被围，至是年四月城陷，凡七阅月），中藻不能出战。食尽，冠带坐堂上，为文自祭，吞金屑而死（国朝赐谥烈愍）。部将董世南等同死者数百人（纪年载中藻子思沛，诸生，闻父死，曰：「父死节，子可不继先志乎」？亦死）。

●海东逸史卷六

翁洲老民手稿

列传三

钱肃乐字希声，一字虞孙，号止亭，鄞县人；临江知府若赓孙、宁国知府敬忠兄子也。崇祯十年进士，授太仓知州，迁刑部员外郎，连丁内艰。

乙酉五月，南京失守；六月，杭州继陷。闰六月，宁波乡官议纳款，肃乐建议起兵，诸生董志宁、华夏等遮拜。肃乐大呼倡首，士民集者数万人。肃乐乃建牙行事，郡中监司守令皆逃，惟一同知（按小腆纪年，同知为朱之葵）治府事，已赍图籍迎降，闻兵起，叩首请罪。肃乐索取仓库籍，缮完守具。会定海总兵王之仁既纳款而悔，入城与肃乐缔盟共守。闻鲁王在台州，遣举人张煌言奉表请监国。时绍兴、余姚、慈溪并举兵，王乃赴绍兴行监国事，召肃乐为右佥都御史，画钱塘江而守；寻进右副都御史。上疏言：「目前时势，国有十亡而无一存，民有十死而无一生；若不图变计，不知所税驾矣」。当是时，之仁已封武宁侯，方国安亦进镇东侯，其兵谓之正兵，食宁波、绍兴、台州三郡田赋为正饷；孙嘉绩、熊汝霖、沈宸荃及萧乐等兵谓之义兵，所食者皆取给于富室乐输为义饷。正兵司饷者直至殿升争哗，夺取义饷，而义兵遂无所取给

，恒缺食。已加兵部右侍郎，累疏辞；不许。明年四月，军食尽，乃上疏言：「臣兵既无饷，不得不散。但臣以举义而来，大仇未雪，终不敢归安庐墓」。遂弃军之温州。王得疏，知不可留，乃降旨令往海上，同藩臣黄斌卿、镇臣张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复三吴；时方有由舟山窥吴之计也。逾月，绍兴失守，王航海，肃乐亦之舟山。唐王召之，甫入境，而延平陷，遂隐海坛山，采山薯为食。

丁亥，郑彩治兵海上，王入长垣，召为兵部尚书；疏荐故太仆卿刘沂春、广东粮道吴钟峦及闽中诸遗臣并起用。戊子，王次闽安镇，拜为东阁大学士，与马思理（胜朝殉节诸臣录云：长乐人，官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自缢死。大兵平福州，国朝赐谥节愍）、林正亨同入直。每日系舟于王舟之次，票拟章奏既毕，则牵舟别去，匡坐读书而已。时唐王虽歿，而其将涂登华尚守福宁，王遣大学士刘中藻攻之。登华欲降而未决，谓人曰：「岂有海上天子，舟中国公」？肃乐致书谓：「将军不闻南宋之末，二帝不在海上，文、陆不在舟中乎？后世卒以正统归之。而况不为宋末者乎？今将军死守孤城，以言乎忠义，则非其主也；以言乎保身，则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称安，巢危林而自得，计之左矣」！登华得书，遂降。而是时郑彩专柄，连杀熊汝霖、郑遵谦。又登华之降，由于刘中藻，故幕府立焉。而彩反掠其地。肃乐与中藻书，每不直彩。彩闻之，很甚。肃乐故有血疾，遂忧愤疾作，卒于海外之琅琦山，年四十二（殉节诸臣录云：闻连江陷，以头触床死），遗言以故员外郎章服入殓。赠太保，谥忠介（国朝改谥忠节）。后六年，故相叶向高曾孙（南疆绎史作向高孙）尚宝卿进晟葬之福清黄蘗山。

妇翁董光远破家为肃乐输饷，奏授职方主事，参幕府事。肃乐既入海，乃自缢而死。

钱肃图字退山，号东村（鄞县志云：字肇一，号退山），肃乐第四弟。为诸生，随肃乐倡义，授监纪推官。绍兴破，从王泛海入闽，擢御史。召募义勇，联络山海诸寨。肃乐死，与弟简讨肃范同入福安围城中。福安破，肃范死，肃图从王至舟山。又二年，舟山破，乃归。久之，卒于家。

钱肃范字锡九，一字箕仲，肃乐第五弟。肃乐起兵，其诸弟之从军者，并授监纪。江干失守，从肃乐浮海而南。一时诸从亡诰敕，皆出其手，授翰林院简讨。肃乐既死，大学士刘中藻方守福安，招之往，擢兵科给事中。己丑四月，福安陷，望百辟山叹曰：「此宋少帝入海处也」！赋绝命词投缳。兵至，被执不屈死，年二十九。仆张贵从之。

钱肃遴字兼三，肃乐第七弟。以诸生从军。初授监纪，未受。入闽，以荐授兵部职方主事（「方主」二字原脱，以意补）。己丑，从亡翁洲。辛卯，翁

洲破，来归。甲午，张煌言以定西之军入长江，肃遴与弟推官肃典间道赴之。乙未，翁洲复归海上，肃遴复与推官赴之。丙申，翁洲复破，推官死焉，肃遴亡命至昆山。思得间为入海计。己亥，煌言复入长江，肃遴又从之。已而兵败相失，流转太仓、嘉定间，怏怏不自得。一夕，呕血数斗，大呼不绝以死，年三十。妻鲍氏，祝发为尼。

钱肃典字叶虞，肃乐第九弟。庚寅，与兄肃遴从亡，共保翁洲，授监纪推官。丙申，大兵复下翁洲，肃典与肃遴渡海告警。追骑至，肃遴得脱，而肃典被执不屈死，年二十六。

熊汝霖字雨殷，余姚人，崇祯四年进士；授同安知县，擢户科给事，转（按「九」字原脱，据南疆绎史补）吏科右给事中。南都陷，马士英窜走杭州，汝霖责其弃主，士英无以应之。逾月，杭州亦破，乃与同里孙嘉绩共起兵。鲁王监国，擢右佥都御史，督师防江。时江上之兵，每日蓐食鸣鼓，放船登陆搏战；未几，又复转舵还守，率以为常。惟汝霖五百人渡海宁，转战数日夜；至桥司，士卒残破略尽，乃还。因入海宁募兵，得万余人；别行伍，分汛地，以本邑进士俞元良司饷，指挥姜国成主兵。由是浙西、吴中，并皆响应。进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总督义师。唐藩立闽中，遣刘中藻颁诏至越，汝霖曰：「吾知奉主上而已，不知其它」。因出檄拒之。丙戌五月，进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六月，江干失守，从王泛海。时郑彩自以扈驾功，势张甚。汝霖票拟，每右诸将而抑彩，彩积恨久之。已而，彩与义兴伯郑遵谦交恶。王次闽安，从亡诸臣之室俱保琅琦。李茂者，彩之裨将也；汝霖奴子与之争口。戊子元夕，汝霖自王所归沐，熊、郑两家簪珥相问遗，茂以熊、郑合谋奔告彩。乃夜使贼党百人，破门而入，缚汝霖投之海（国朝赐谥忠节）。子琦（纪年称琦官）甫六岁，即彩婿；彩阳抚而阴贼之，亦投之海中。

孙嘉绩字硕肤，余姚人；宋烛湖先生之后，忠烈公燧五世孙、大学士文恭公如游孙。崇祯十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召改兵部，擢职方员外郎，进郎中（小腆纪年作主事，未尝进郎中）。受中官高起潜所潜下狱，久之释归。福王时，起九江兵备佥事，未赴。南都既陷，杭州随之，乃与同里熊汝霖共举兵，迎鲁王监国，擢右佥都御史，督师防江，进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诸人虽迫于忠愤，创义起事，然皆书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帅拱手而授之国成；凡原设营兵卫军俱隶方、王，召募之街卒里儿则领之。方、王既自专，反恶诸人之参决，于是有分地、分饷之议。方、王犹为不足，攘夺义饷。于是义兵无所取给，恒散去无存，奇零残卒不能成军。嘉绩乃尽以归之职方（二字衍）御史黄宗羲，而谢兵事。丙戌五月，以兵部尚书与汝霖同拜东阁大学士。六月，江上师溃，从王航海，卒于舟山，年四十三（南疆绎史作四十四）。赠太保，谥忠襄

子延龄，官中书舍人；从亡海外，历仕至户部尚书。

沈宸荃字友荪，号彤庵，慈溪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行人，奉使旋里。福王立，复命南都，擢山西道御史。时马、阮乱政，宸荃频疏论之；最后，直纠士英擅权、纳贿、蠹国、殃民十二大罪。士英怒，必欲杀之，台省力救得免。遂出为苏松兵备佥事，未赴而南都破。北兵至浙，宸荃起义里中，与熊汝霖、孙嘉绩、钱肃乐等会师迎鲁国监国，擢右佥都御史。江干失守，弃家从王海外。王次长垣，连擢至尚书、东阁大学士。复从王至舟山，加太子太保。舟山破，又从泛海抵厦门，至金门。后舣舟南日山，遭风没于海（国朝赐谥忠节）。

宸荃从亡时，其父居家，当事齟齬之；父亦强直，不能加害。宸荃每思其父，辄吟时，诗罢恸哭。闻者莫不哀之。

●海东逸史卷七

翁洲老民手稿

列传四

王之仁字口口（原阙），直隶保定人；官吴淞总兵，迁浙江定海总兵。在定海已纳款，得贝勒令，仍旧任。鄞之故太仆谢三宾者，家富耦国。方西行，见贝勒归，害钱肃乐等所为，乃贻书之仁，谓「滄滄訛訛，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穉绅和之。将军以所部来斩此七人，事即定矣。某当以千金为寿」。穉绅指肃乐，盖肃乐时年未四十也。会肃乐亦遣客倪懋燾以书告之仁，劝其来归。之仁两答书，约以十五日至鄞；而密语懋燾，令具燕犒，三宾不知也，方以为杀肃乐在旦夕。届期，之仁至，诸乡老大会于演武场。坐定，之仁出三宾书对众朗诵，三宾遽起欲夺其书。之仁变色，因问肃乐曰：「是当杀以祭纛否」？语未毕，长刀夹三宾下。三宾哀号跪阶下，请输万金以充饷；乃释之。之仁遂以兵迎鲁王于台州。

王既监国，封之仁武宁侯，进宁国公。时诸帅争地争饷，攘臂哗争；敌兵临江，置之不问。之仁虽悍戾，尚忠奋。上疏言：「起事之日，人人有直捣黄龙之志；乃一败之后，遂以钱塘为鸿沟，天下事尚何忍言！臣今日计惟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部之兵沉船一战。今日欲死，犹战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战也」！丙戌三月朔，北兵驱船开堰入江，阁部张国维严饬各营守汛，令之仁统水师从江心袭战，而自督诸军复杭州。会东南风大起，之仁扬帆奋击之，北兵败去。六月朔，江上兵溃，诸将皆遁，惟之仁一军尚在。将由江入海，国维与之仁议抽兵五千分守各营。之仁泣曰：「坏天下事者方国安也！敌兵数万屯北岸，倏然而渡，孤军何以迎敌，惟一死而已」！乃载其妻妾并两子妇、幼女、诸

孙，尽沉于蛟门下；捧所奉敕印，北面再拜投之水。乃立旗帜，鼓吹张盖，泛海至松江。北兵意其降也，护送至金陵。峨冠大袖，肩舆而入，百姓骇愕聚观。之仁从容入见内院洪承畴，自称「前朝大帅，国亡当死。恐葬于鲸鲵，身死不明，后世青史无所征信；故来投见，欲死于明处耳」。承畴优接以礼，劝之薙发，不从。乃戮于市。从子正中别有传。

张鹏翼字耀先，浙江诸暨人，官浙江总兵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乙酉四月，北兵南下，鹏翼与右都督徐洪■〈王彦〉合兵入援，未至而南都陷。遂从海道至绍兴，鲁王封为永丰伯。丙戌三月，移镇衢州。北兵至，副将秦应科等内应，城遂破。鹏翼巷战力竭，被执。谕之降，大骂，乃杀之（国朝赐谥烈愍。小腆纪年载弟鹏飞同被执，不屈，自刎死）。

弟继荣（南疆绎史作季熊）勇冠三军，与北兵战，力竭而死（纪年云：季熊，严州守将，战败，拔靴刀自刎死。时称张氏三忠云）。有老僧舁其尸归，将近衢许里许，道旁有旅肆，忽见继荣被甲跃马，从数人至，命具酒食。肆主飞报入城，军中皆惊喜，急出迎之，则继荣尸适至。始知向入旅店者，乃其魂也。

洪■〈王彦〉亦不屈死。

蒋若来字龙江，南直长洲人；世居娄门。身材短小，独骨臂，善骑射。以事亡命，居刘河；巡抚张国维异其才，拔自行伍（明季北略作生员），以把总守江浦。流贼薄城，蚁附而上，若来提刀截杀，应手而毙。方坐城楼下，俄见贼金冠紫袍者握大石直前，击中若来面，仆地；贼乘势合围而前。若来奋跃登城，射殪其酋；复发大炮，击杀三千人。以功擢游击，守江浦。六安、宿松之役，以无援败。累迁至浙江总兵（胜朝殉节诸臣录、小腆纪年并称都督）。

唐王立，令与朱大典同守金华。鲁王授官亦如之。及城破，令长子出而集妾子女于厅，纵火焚之；提刀巷战，杀四十余人，力尽自刎死（国朝赐谥忠烈）。

郑遵谦字履公（绍兴府志作履恭），会稽人，僉事之尹子。为诸生，跼弛任侠，不为绳墨之士所理。南都陷，阉人屈尚志（按小腆纪年，福府内臣有屈尚忠者。疑即一人）逃至越，遵谦执而杀之；曰：「吾闻诸刘先生，凡系逃官皆可诛」。刘先生，谓宗周也。北兵至，潞王以杭州降。遵谦创众起义，杀北人所署绍兴守、会稽令（纪年云：绍兴守张慤、山阴令彭万里），与钱肃乐等奉笈鲁王；拜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封义兴伯。丙戌三月，北兵决坝放船入钱塘江，遵谦帅师败之，获其铁甲八百余副。绍兴破，崎岖浙、闽间，从王航海至厦门，进封义兴侯。大学士熊汝霖为郑彩所害，遵谦不平。彩乃诈扑部将吴辉，辉扶伤就遵谦求书投郑鸿逵。遵谦过辉船送之，遂被擒。辉既擒遵谦，而难

于面之，伏舱底不出；遵谦呼之曰：「汝郑彩厮养，杀我岂汝意，而相避乎」！辉乃出。遵谦乞只鸡孟黍，哭奠汝霖；既毕；遂跃入海中死（国朝赐谥节愍，弟遵俭同）。

有妾金四姐者，故妓也。尝笞杀其婢王氏，因下狱；谦以千金出之。谦死，四姐束藁象彩，每馈奠，斩象人以侑食。彩闻之，使人沉之海中。

弟遵俭，官通政司参议。舟山破，殉节死。

荆本彻字太徽，丹阳人，崇祯辛未（小腆纪年作甲戌）进士；官兵部司务，为温体仁所恶免官。十七年，起原官，出为下江监军道。福王时，授职方郎中，仍监军海上。南都亡，屯军施翘河，号四会营，招集诸将士。会故总兵贡五常（原注：崇明人）、张士仪（原注：太仓人）、张鹏翼（诸暨人。原注：崇明人，疑承上「贡注」而讹，今据本传同）、巡抚田仰、光禄卿沉廷扬各以众至，义阳王避乱亦自太仓投焉。鲁王进拜副使。丙戌，扈王出海，屯小沙屿。其将士多善射。黄斌卿忌之，造为流言，率众攻之，遂遇害（胜朝殉节诸臣录云：没于浙东。国朝赐谥节愍）。

子元相，亦见杀。

●海东逸史卷八

翁洲老民手稿

列传五

沈廷扬字季明，号五梅，崇明人。少为诸生，慕忠孝大节。崇祯中，由国子生为武英殿中书舍人。以海运功，擢户部郎中；寻加光禄寺少卿，仍督运，驻扎登州。京师陷，福王立于南都，命廷扬以海舟防江；寻命兼理饷务，馈江北诸军。南都失守，航海至舟山，依黄斌卿。唐王在福建，授兵部右侍郎，总督水师。鲁王授户部左侍郎。王航海之明年四月，吴淞提督吴胜兆反正，以腊书来求援，斌卿不敢应，廷扬及都御史张煌言、给事中徐孚远、御史冯京第劝定西侯张名振就其约。名振遂率舟师同廷扬等北上，统水船二百余号直抵崇明。及吴淞，会飓风大作，舟覆，名振等踉跄遯归；廷扬独与北兵大战四昼夜，抵福山，次鹿苑。夜分，飓风又起，舟胶于沙，与麾下七百人俱被执。苏抚土国宝劝之降，不从；乃先驱七百人于娄门外李王庙骈戮之，无一人肯屈者。廷扬至南京，内院洪承畴素与廷扬善，欲脱之，诡曰：「我闻沉廷扬已为僧，若敢诳乎」？廷扬詈之。遂下狱，犹遣其门人周亮工说之。廷扬曰：「毋多言！吾今日非一死不足塞责」。乃与部下赞画职方主事沉始元、总兵官蔡德、游击蔡耀、戴启、施荣、刘金城、翁彪、朱斌、林树、守备毕从义、陈邦定及嗣子元泰同就戮，年五十三（国朝赐谥忠节）。妾张氏奔视含敛，哀恸道路，归亦自缢。后赠户部尚书。

黄铭丹字丹侯，崇明人，诸生。崇祯十二年，流寇毁凤阳祖陵，铭丹愤激与妻子诀，誓不破贼不还。因谒制府，献平寇诸策，为史可法参谋。及京师陷，里人沈廷扬方以光禄卿驻淮上，铭丹投谒曰：「丹在史公处无所表见，愿假一旅以自效」！因令至崇明募水师。师方举而福藩以江北分属四镇，廷扬无分地，遂无功。南都失守，吴中瓦解，铭丹方抵浙，询帝王消息，知廷扬已入舟山，乃抚膺曰：「事不可为矣」！南向恸哭，赴海死。妻施氏殉焉。

冯京第字跻仲，号箴溪，慈溪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行人（按京第不由进士出身，详见鮑埼亭集及溪上遗闻录；以上十字，当由沉宸荃传讹移），改礼部主事，乞假归。福王立，以原官召，未赴。南都亡，杭州继陷，乃从里人沉宸荃等起义。绍兴监国，擢御史，寻进金都。江干师溃，从王航海。

时议遣平海将军周鹤芝乞师日本，黄斌卿止之，鹤芝怒而入闽。京第谓斌卿曰：「北都之变，东南如故，并使其东南而失之者，是诚吴三桂乞师之误。今我无可失之地，比之前者为不伦矣」。斌卿乃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至长崎岛，其王不听登陆，京第日于舟中朝服拜哭不已。会东京撒斯玛王遣官行部如中国巡方御史，京第因致其血书。王闻长崎王之拒中国也，曰：「中国丧乱，我不遑恤，而使其使臣哭于吾国，吾国之耻也」！遂议发各岛罪人同孝卿往，而令京第先还，致洪武钱数十万；盖其国不能鼓铸，但用中国古钱。舟山之用洪武钱始此（按余姚县志，京第乞师与朱之瑜偕，京第先归，之瑜遂留。南疆绎史、鮑埼亭集诸书并不着之瑜名。日本人冈千仞来征乞师事，则祇知之瑜、不知京第，盖之瑜留故也。事详补传）。

丁亥四月，同定西侯张名振率舟师北上；至崇明而海啸，舟覆，得脱归。己丑秋，擢兵部右侍郎。是冬，仍命京第及副都御史黄宗羲同澄波将军阮美往日本乞师，终以不得要领而还。时余姚人王翊结寨四明，京第乃间行至，与之合军杜澳，声势颇振。庚寅冬，北兵将攻舟山，悉四明中梗，乃分兵两道入大兰山。时京第已寝疾，匿鹤（纪年作灌）顶山中，为其叛将（纪年云王升）所缚，致之宁波。谕降，不从；乃杀之。

徐孚远字暗公，晚号复斋，南直华亭人，南京刑部侍郎陟会孙。崇祯十五年举人，明年下第归。两京相继陷，慨然而起，指其发誓曰。「此即苏武之节也！我宁全发而死，必不去发而生」！遂与夏允彝（小腆纪年云：字彝仲，号环公，崇祯丁丑进士，官吏部主事。乙酉九月自溺死。国朝赐谥忠节）、陈子龙（明季南略云：字卧子，号海士，允彝同榜进士，官兵部左侍郎。胜朝殉节诸臣录作右侍郎，事败被执，乘间投水死。国朝赐谥忠裕）等谋勤王事，不克，入于湖。湖中遇兵，与家相失，妻姚氏、子度辽并死焉。遂间道往浙，自浙入闽。时唐王方即位于福州府，改福州为天兴府，遂除孚远天兴司李，断狱平

正。尚书张肯堂出募师，加孚远兵科给事中同行。既而闽、浙相继陷，鲁王航海，孚远从之。从定西侯张名振帅舟师北上，飓风舟覆，孚远以后殿得免。王至舟山，擢国子监祭酒。舟山破，从王之厦门，依郑成功，成功以师礼事之。戊戌正月，滇中遣使赍玺书通问成功，拜孚远左副都御史，孚远随使入觐。遂泛海由交趾入安隆，交趾要（原讹安）其行礼，不从。不听过，仍返厦门（台湾外纪以为从滇朝见归外失道安南，而行朝录则云朝滇时不得过安南，遂回厦门）。厦门破，为北帅吴六奇所藏，完发以死。

在海外，复娶戴氏，生子永贞。扶榱至松江，未葬，子亦死（明史谓孚远因松江破，死岛中。泉州府志谓居厦之曾厝鞍卒。龙溪县志谓游龙溪后，不知所终。南疆绎史谓歿于台湾。野乘谓癸卯厦门破，诸搢绅东渡，独孚远归华亭。明诗综引静志居诗话，亦有「乘桴远引、骑鹤重归」语，似乎远未渡台者。惟孚远交行摘稿后附林霍、王澐所撰二传，言癸卯之变，拟归故乡不果，转徙入潮之饶平山以歿。又赐姓本末说与此合。按六奇为潮之饶平人，当得实也）。所着诗文，散佚殆尽。

孚远少时，与同里夏允彝、陈子龙齐名。三人尝言志，孚远慨烈流涕曰：「百折不回，死而后已」。允彝曰：「吾仅安于无用，守其不夺」。子龙曰：「吾无闾公之才，而志则过于彝仲，顾成败则不知也」。后皆如其言。

陈士京字齐莫，号佛庄，鄞县人。崇祯之季，天下多故，挟策浪游。久之无所遇，归而国难作，悒悒不出。画江之举，熊汝霖荐授职方郎中。会都督（鄞县志作总兵）陈谦奉使闽中，命士京监其军以行。谦被杀，士京遁之海上。郑芝龙闻其名，令其子成功与游。芝龙降北，成功不从，士京实赞之。戊子，王在闽安，擢兵科给事中，迁光禄寺卿，奉表粤中。时惠、潮路断，乃迂道沿海，资斧俱竭，卖卜以前。粤中加（原阙）都御史，固辞；欲留之，不可。己丑，王入舟山；士京在闽，与成功相结，以为后图。成功颇以恢复自任，宾礼遗臣、故老，于是海上衣冠云集。久之，见海师无功，粤事亦日坏，乃筑室同安之鼓浪屿，题曰「鹿石山房」，赋诗自遣。己亥，成功统师入长江，以士京参预岛上留守事，触疾而卒（国朝赐谥节愍），年六十五。时王在南澳，闻之震悼，亲为文以祭之。

●海东逸史卷九

翁洲老民手稿

列传六

王翊字完勋，号笃庵，慈溪人，后居余姚。少孤，为诸生，有智略。鲁王监国，翊与慈溪诸生王江同起兵海滨，与江上师为声援，授兵部职方主事。浙东不守，翊渡海（按小腆纪年，翊走海隅，王师购之急，囚其弟翊以招之。翊

不屈死，翊泣曰：「是不负勋家也」）至舟山，说黄斌卿攻宁波，许为内应。为降绅谢三宾告变。及斌卿以舟师至，遂为北兵所败。翊乃入四明山，结寨于大兰，居之。戊子三月，破上虞，杀其署事者，浙东震动。御史冯京第自湖州军破，亦间行至四明，与翊合军杜岙。破之，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谓诸将曰：「是皆团练之罪也。北兵虽健，我视其锐则避之、懈则击之；非团练为之乡导，彼敢行险地如枕席乎？然北兵与团练岂能相守？吾卒虽残，其破团练尚有余力」。乃自天台至四明，击破乡聚之团练者。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复至万余人，而京第亦出。己丑春，又破上虞，新令逃去，得其印。

当是时，浙东山寨，萧山则石仲房（南疆绎史作仲芳），会稽则王化龙、陈天枢，天台则俞国望、金汤，奉化则吴奎明（纪年云在天台）、袁应彪（纪年作滂），千里之间，屹然相望，然皆掳掠暴横。而平冈张煌言、上虞李长祥，且耕且屯，独不扰民，又单弱不能成军。惟翊一旅，蔓延于四明八百里之内，设为五营五司，翊主兵、江主饷，劝分富室，单门而下安堵如故；履亩而税，人亦无不乐输者。平时不义之徒，立置重典，其所决罚，人人称快。浙东列城，为之昼闭；胥吏不敢催租缚民，惴惴以保守一城为幸，皆荐诚讲解。翊计天下不能无事，待之数载，庶几为中原之应也。

自上虞出，东徇奉化。北兵方攻吴奎明，力竭而遁。北兵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战，北兵大败。六月（纪年作十月），翊朝行在，拜右佥都御史。会稽人严我公以招抚至浙，湖州柏襄甫、会稽顾虎臣等皆降，我公得渡海，发使四明山。翊之部将左都督黄中道烹其使，我公遁去。三月复来朝，进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八月，破新昌，拔虎山，进本部尚书、右副都御史。明年春，北兵将攻舟山，恶翊中梗，乃分二道，一由奉化、一由余姚，会师于大兰山，帐房三十里，游骑四出，以搜伏听者；翊遁入海（据纪年在庚辰九月）。复还，山中所留诸将降杀且尽，翊彷徨无所倚。二十四日至北溪，为团练兵所执。是夜大星堕地，野鸡皆鸣。过奉化，赋绝命诗，有「平生忠愤血，飞溅于群虏」之句。在狱中，每日从容束帻，掠发修容，谓守卒曰：「使汝曹得见此汉官威仪也」！八月十二日，会讯于定海。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败利钝，皆天也。汝等何所知」！十四日，行刑。群帅愤其积年倔强，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颊、或中胁，翊不稍动，如贯植木。洞胸者三尚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按纪年，翊以辛卯七月复入山，二十四日夜有大星坠地，诘朝被执，至定海，不屈，死之，时八月十二日也。遗一女，年十三，字黄宗羲子，以例没入勋贵家。参领某怜其为忠臣女，抚之如所生。有刘弁者求之，女不可。参领难之，女突出所佩剑自刎死。参领大惊，以剑殉葬焉），年三十六（国朝赐谥烈愍）。

从者二人：一曰石必正，扬州人；一曰明知，余姚人；皆不肯跪，则跪而向翊。又有参军蒋士铨，嘉善诸生，在军三年。山寨之破，他人皆去，士铨独从之。初五日，先翊受刑，赋绝命词；翊在狱为文祭之；北人见者无不泣下，曰：「非独王公忠也，乃其从者亦义士也」！

江母为北帅所得，以之招江。江削发，以僧服见，安置杭州。母以天年终。江复与定西侯张名振引师入长江，登金山，遥祭孝陵，题诗恸哭。丙申，复与沉调伦聚众四明山。调伦见杀，江亦伤箭而死（详江本传，此羡文也）。

先是休宁人赵立言，以余众栖四明山中，与江山诸生李国楹约取江山（按纪年系于丙申八月，下戊子作明年，则为丁酉年矣）。戊子正月朔，立言将三百人攻克之，国楹失期不至。明日，北兵大至，立言迎战，杀数人，马蹶堕水死。子桢恨甚，至国楹家欲杀之；乃为北兵所执，与国楹同死。

王江字长升，慈溪人，为诸生，与同里王翊同起兵，结寨四明山中。先是画江而守，二人连名上书监国，请募沿海义勇，勤王自效；授户部主事（按小腆纪年，以己丑七月授是职，复无进阶），改户科都给事中。师甫集而王航海，二人遂顿兵四明之杜岙，以为海上声援。海上人呼东西王以别之；西王主兵、东王主饷。

当是时，浙东之师云起，由宁、绍以至台、处，所谓山寨者相望也。然皆乌合不练之兵，又无所得饷，四出劫掠，居民苦之。独翊招兵最盛，而江善理饷。计山中屯粮所收不足，亲往民家，计其产，用什一为劝输，以忠孝感动之；有额外扰民一粟者必诛。又时遣人入内地，结连遗老，致其雇屨之助。故杜岙一军之强，甲于他寨。冯京第、张梦锡遂合军来守大兰，江总司三营之饷。浙东列城畏之如老黑当道，胥吏不复下乡催租，于是山中之民益乐输。监国之居舟山，非此一军莫能安也。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晋右副都御史。

庚寅，大兵决计下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绝其援。两军由余姚、奉化会于大兰，而游骑分道四驰，京第、梦锡并死之；翊避入海，江亦遁去。大帅劫江之母以招之，江乃尽剃其发，以浮屠服至杭。大帅喜甚，盛为馆帐如幕府而防闲之。未几，母卒，江买一妾昵之。其妻晨夜勃溪诟谇，江乃控之吏而出之，妻亦攘臂登车，历数江之过而去。一日。江游湖上，守者以其妾在，不疑，而江竟不知所往。乃知向者特以术脱其妻也。

江乃复入海，朝监国于金门；张名振请为监军。甲午，引师入大江，抵燕子矶，望祭孝陵，题诗恸哭而还。乙未，名振卒，海师复下舟山。时（按纪年系丙申八月）有沉调伦者，复起四明山中，来迎江，乃赴之。山中人闻江至，壶浆以迎者如猬。浙东大帅方以舟山为急，闻江至，谓山寨且复为舟山犄角，急攻之。调伦见杀，江亦中流矢卒。

●海东逸史卷十

翁洲老民手稿

列传七

张肯堂字载宁，号鹄渊（小腆纪年、南疆绎史并作鹄渊），南直华亭人，天启五年进士。崇祯末，以佾都御史巡抚福建。南都亡，总兵郑鸿逵拥唐王入闽；与其兄南安伯芝龙及肯堂劝进，遂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会原任工部侍郎曾樱（明季南略云：字仲含，号二云，江西峡江县人，万历丙戌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闽中亡，避居厦门。辛卯，厦门破，自缢死。国朝赐谥忠节）至，言官请令樱掌吏部，乃令肯堂掌都察院（纪年云：肯堂以翊戴功进兵部尚书，改掌都察院事，寻复转户、左、吏三部尚书）。肯堂面陈恢复大计，因言：「江干之祸，皆由罪辅马士英，又加以弃主而逃。今闻其在浙，法所不赦」。故唐王登极诏中，即发其罪。士英叩关自理，七疏皆不纳。而芝龙力为之请，诏令其恢复杭州始申雪。于是士英竟不得入。然芝龙终无意恢复，恶肯堂之日以亲征劝王也，思出之外。肯堂因自请募舟师，由海道抵吴淞，倡义旅，与浙东相倚援。乃加少保兼户、工二部尚书，总制北征，赐尚方剑，给敕印便宜从事；以吏部侍郎李永佑、兵科给事中徐孚远从行，皆肯堂同里人也（按纪年，时永佑官太常寺卿，本传云加侍郎衔，又以为上海人）。肯堂乃请平海将军周鹤芝将前军，定洋将军辛一根将中军，楼船将军林习山（绎史、鲒埼亭集、纪年并作林习。而纪年丙戌十二月郑成功起兵海上，又云以林习山为楼船镇，是否一人，未详）将后军。行有日矣，芝龙密疏止之；以其私人郭必昌代为总制，命肯堂回福京监乡试事。

丙戌八月，闽中陷，肯堂飘泊海外，出私财募兵，与周鹤芝共事。寻为鹤芝所忌，乃北发。己丑十月，至舟山。鲁王拜为东阁大学士，加太傅。辛卯八月，北兵大至，有劝肯堂他适者。肯堂曰：「我昔为闽抚，应死封疆，以唐王存亡未审，故不死。后知鲁王在，是亦高皇帝子孙，因事之。今更何所图，惟有一死而已」！北兵乘大雾集螺头门。定西侯张名振奉王航海捣吴淞，思牵制北兵，以肯堂为留守。城中兵六千、居民万余，坚守十余日。城破，肯堂衣蟒玉南向坐，视其妾周氏、方氏、姜氏（鲒埼亭集云：姜姬投水死）、毕氏、子妇沉氏、女孙茂漪次第缢死，乃从容赋诗（纪年载其诗云：虚名廿载误尘寰，晚节空余学圃间。难赋归来如靖节，聊歌正气续文山。君恩未报徒长恨，臣道无亏在克艰。寄语千秋青史笔，衣冠二字莫轻删），自缢于院左之雪交亭（国朝赐谥忠穆）。雪交亭者，满院梨花，肯堂平日请书处也。

中军将林志灿、林桂并格斗死。守备吴士俊、家人张俊、彭钦（绎史、鲒埼亭集并作欢）皆绝脰死。

北帅闻肯堂有绝命词手迹，悬赏募之。一老兵得之以献；北帅赏之，不受，曰：「我志在表扬忠义耳，不为利也」！

苏兆人字寅堂（鮚埼亭集作寅侯），吴江人，诸生，少师事张肯堂。南都失守，亡命海上。肯堂既相荐，授中书舍人；寻进礼部主事。尝谓肯堂曰：「先生他日必死国事，兆人当为先驱」。时传江阴诸生黄毓祺殉节时狱中诗至

（小腆纪年云：毓祺字介兹；贡生。乙酉闰六月起兵行塘，己丑三月被执，至江宁，不屈死。有小游仙诗云：大梦谁分丑与妍，白杨风起总茫然。瓠缘无用从人剖，膏为能明苦自煎。桂折兰摧诚短景，萧敷艾苑岂长年。归途不向虚无觅，朽骨徒为蔓草缠。为愁草盛稻苗稀，日暮徐看荷锄归。何处先生多好好，此中居士故非非。肥鱼不肯怜蛟瘦，饱鸚偏能笑鹤饥。请读蒙庄齐物论，横空白月冷侵衣。散发人间汗漫游，风吹白日忽西流。淘沙惯吓斜飞燕，孔雀偏逢抵触牛。乡里小儿朝拜相，江湖暴客夜封侯。神仙赤舌如飞电，开口舒光笑不休。腹中书任他人晒，犊鼻裤从甚处悬？惟有丹心坚自爱，忍能凿破化为圆。最无根蒂是人群，会合真成偶尔文。沙际惊鸥常泛泛，风前落叶自纷纷。掉头东海随烟雾，屈指西园散雨云。况复炎凉堪绝倒，灞陵愁杀故将军。百年世事奕棋枰，冷眼常观局屡更。乌喙只堪同患难，龙头难与共升平。遥空自有饥鹰击，古路曾无狡兔横。为报韩卢并宋鹊，只今公等固当烹。四章自注七夕作），肯堂、兆人并和之（纪年云：兆人和诗有「不改衣冠可为士，误移头面即成魔」句）。及舟山破，赋绝命词曰：「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许，义重此身轻」。拜肯堂曰：「兆人行矣」！即缢于雪交亭下（国朝赐谥节愍）。肯堂拜且哭，以酒酹之，而后自缢。

吴钟峦字峻伯，别字穉山，号霞舟，南直武进人。弱冠为诸生，出入文坛者四十余年，海内推为名宿而不得第。晚以贡生教谕光州，从河南乡举，成崇祯七年进士，年已五十八矣。授长兴知县、以旱潦征练饷不中额，谪绍兴府照磨。踰年，移桂林推官。闻京师变，流涕曰：「马君常（小腆纪年云：谓马世奇）必能死节」。已而果然。

福王立，迁礼部（南疆绎史作吏部）主事。行抵南雄，闻江南陷，转赴福建，痛陈国计，唐王甚重之。补广东副使，未行，闽中又亡。鲁王次长垣，以钱肃乐荐，召为通政使。肃乐、钟峦，丙子同考所得士也。申明职掌疏，言「近来远近奏章，武臣则自称将军、都督，文臣则自称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食江湖者，则又假造伪印，贩鬻官爵。偃卧邱园而曰联师齐楚，保守妻子而曰聚兵数万。请加严核，募兵起义者则当辨其册籍花名，原任职官者则当辨其敕书札付」。王是之，升礼部尚书，原官如故，兼督学政。己丑七月，王次健跳，闽地尽失，每日朝于水殿。而钟峦飘流所至，辄试其士

之秀者入学；率之见王，襴衫巾绦，拜起秩秩。或哂其迂；钟峦曰：「陆秀夫在崖山舟中尚讲大学，岂可颠沛失礼乎（按纪年，钟峦曰：济济多士，维周之桢，可以乱世而失教士耶？在舟山，朱永佑与讲顾氏东之学，或笑其迂。答曰：「然则崖山陆丞相亦非耶」）？十月，从至舟山，加太子太保。辛卯八月，舟山破。钟峦时在普陀，慷慨语人曰：「昔者吾师高忠宪公（纪年云：谓高攀龙）与吾弟子李仲达死奄难，吾为诗哭之；吾友马君常死国难，吾为诗哭之；吾门生钱希声从亡而死，吾为诗哭之；吾子福之倡义而死（按纪年，以乙酉六月起兵太湖，越三月，事败，投湖死，国朝入祀忠义祠），吾为诗哭之。吾老矣，不及时寻块干净土，即一旦疾病死，其何以见先帝、谢诸君于地下哉？然吾从亡之臣，当死行在」。遂复渡海入城，与大学士张肯堂诀曰：「吾以前途待公」。乃至文庙，积薪左庑下，藏所注易经于怀，抱孔子木主，举火自焚。赋绝命词曰：「只为同志催程急，故遣临行火浣衣」。时年七十五（国朝赐谥忠烈）。

李向中字豹韦，号立斋，湖广钟祥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长兴知县，以能调秀水，内迁车驾司主事。甫至淮而国亡。福主时，进郎中，巡视浙西嘉湖兵备，寻调苏松。甫至任而南都又亡。乃与沉犹龙（小腆纪年云：字云升，华亭人，万历丙辰进士，历官至兵部右侍郎。乙酉八月，松江破，中流矢死）、夏允彝等起兵不克，走至闽。唐王以为尚宝卿。闽中败，避海滨。刘中藻起兵于福安，向中同朝于王所，拜兵部侍郎，巡抚福宁，监福安军。福安破，从王航海，进兵部尚书，兼掌都察院事。从至舟山，加太子太保。是时诸臣寄命舟楫，日炙风餐，面目黧黑；独向中丰采隐然，白皙如故。庚寅冬，丁外艰，令墨绖视事。辛卯八月，舟山破，叹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不能死难；华亭之役，不与沈、夏诸公俱死；福宁之役，不与刘公俱死；偷生七载，亦希得一当以报先帝。今已矣！我死，幸投我海中以志恨」。北帅召之，大骂不赴；发兵捕之，以绶经见。北帅呵之曰：「聘汝不至，捕之即来，何也」？向中瞠目曰：「前则辞官，今来就戮耳」！因大骂而死。其绝命词有「血化苍弘碧，相向燃死灰」之句。行刑者乃其旧部，遂投其尸于海。年四十一（国朝赐谥忠节）。长子善毓从死。

朱永佑字爰启，号闻玄，南直上海人。崇祯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乞假归。友人问近读何书？曰：「忠孝二字未熟，何暇丹铅」？乙酉，南都大乱，预于夏、陈诸公之事。唐王立于闽中，召为文选司郎中，改户、兵二科给事中，迁太常寺卿，兼原官。时尚书张肯堂出募舟师，乃加永佑侍郎衔偕行。数劝郑芝龙毋降，不听；将遣力士赵牧刺之，亦不果。闽中破，鲁王擢拜刑部侍郎。王至台，加吏部左侍郎。舟山建国，以工部尚书仍兼吏部事。辛卯

八月，舟山破，适病不能起，被执。北帅劝之曰：「文丞相尚有黄冠归故乡之语，先生若肯剃发，便可不死」。永佑曰：「吾发可剃，何待今日」？遂口占绝命诗，有云：「纵使文山犹在日，也应无发戴黄冠」。请死益力，跌坐受刃。其仆负尸出城，流血沾衣，哭曰：「主生前好洁，今遂无知耶」？血遂止（国朝赐谥烈愍）。

●海东逸史卷十一

翁洲老民手稿

列传八

黄斌卿号虎痴，兴化卫人，以恩例授把总。崇祯间，官至翁洲参将。福王时，擢浙江（小腆纪年作江北）总兵。南都亡，遁归。唐王立，得附劝进，乃上言「舟山为海外巨镇，番舶来往，饶鱼盐之利。西连越郡、北达长江，此进取之地也」。王善之，封为肃虏伯，赐剑印，率兵屯舟山，得便宜行事。鲁王监国，以兵来会，进侯。绍兴陷，富平将军张名振扈王出海投斌卿，斌卿不纳，王遂飘泊外洋。然斌卿怯于大敌而勇于害其同类。副使荆本初屯小沙屿，斌卿击杀之，并其众。叛将张国柱悉攻舟山，为阮进败去，斌卿复得其楼船百号，声势益振。而进实名振之水营部将，斌卿间之，使背名振，夺其船只、军资、器械无算。宁国公王之仁、镇倭将军王鸣谦至舟山，斌卿并诱击之。忠威伯贺君尧以杀礼部尚书顾锡畴（纪年云：字瑞屏，昆山人，万历己未进士，南都授礼部尚书，闽中进东阁大学士，国朝赐谥节愍），为众论所不与，挟重赀来舟山；斌卿遣盗杀之，掠其赀。平西将军王朝先在蛟关，斌卿利其兵力，贻书招之；中途遣将假迎劫之，朝先跳水得免。于是，诸将积恨斌卿。会王在沙埕，名振、进同往迎之。进军饥，恃昔日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来告急；斌卿不应，亦不使人至行在。朝先遂与名振、进合词上疏于王，揭其罪恶。有旨奉讨；斌卿遣其将朱玖（纪年作玖）、陆玮御之，辄败，求救于安昌王恭■（木杲）。大学士张肯堂上章待罪所，「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议和于诸营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无妄动，静候处分」！初皆安堵，既而玖、玮背约出洋，诸将疑斌卿之逃也，纵兵击之，沉斌卿于水（国朝赐谥节愍）。二女皆死焉。

王朝先，故四川土司也（小腆纪年云：翁洲人）。崇祯中，调征辽东，官平西将军。京师陷，南奔。鲁王时，拥兵蛟关。黄斌卿利其兵力，屡贻书招之。朝先率二舰渡横水洋，斌卿即遣标将朱玖、陆玮以假迎劫之，朝先跳水得免。既至，斌卿摘其印，留之部下，不任以事。定西侯张名振为之力请，还其印；解衣衣之，赠以千金。朝先居闲，请徇边海。至奉化之鹿颈（南疆绎史作鹿头镇），四、五月而聚兵数千，边海为之出赋。丁亥，王次长垣，封为平西伯

（纪年作己丑七月受封伯爵，监国纪同）。朝先于是深结名振及荡胡伯阮进，以二人与斌卿有隙也。己丑，闽地尽陷，王至健跳；军饥，告急斌卿。斌卿不应。会斌卿标将黄大振得罪逃朝先所，因诳朝先曰：「将军家口及标属尽被本爵所钞没，某以苦谏获戾，故出亡耳」。朝先积恨久，遂与名振、进合兵攻之，杀斌卿而并其众。

朝先既得志，威福日作，渐与名振携贰；争粮争汛，逞力恃强。名振衔之。辛卯二月，名振忽引兵至。时朝先居守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见袭也，士卒散遣民舍，仓猝无备，手格数人而死。

周鹤芝字九玄（小腆纪年作号九京），福清人。读书不成，去而为盗于海。尝往来日本，以善射名，与撒斯玛王结为父子，故在海中无不如意。间至家，为有司迹捕，系狱三年，贿吏得解，为盗如故。久之就抚，以黄华关把总稽察商船。唐王立，加水军都督，封平海将军，副黄斌卿驻舟山。斌卿为人猜忌，而鹤芝慷慨下士，来者多归附；由是与斌卿不合。鲁王在绍兴，鹤芝议乞师日本，已有成约；斌卿止之曰：「大司马余煌书来，此吴三桂乞师之续也」。鹤芝怒而入闽。斌卿乃自遣其弟孝卿同御史冯京第往。日本不见鹤芝，师卒不出。

王至长垣，馮牙出师，封鹤芝为平夷伯。鹤芝帅师复海口，以参议林钥舞、总兵赵牧守之。旋复陷，钥舞、牧并死之，鹤芝退保火烧岙。寻同郑彩、阮进之师攻福州，复败绩。王至舟山，鹤芝与弟瑞以楼船三百余号分屯之三盘，以为舟山犄角。未几，与瑞有隙。王使吴（纪年作胡）明中往解之。明中至，构之益甚；瑞遂南依郑彩，鹤芝亦北结阮进。彩与郑成功争厦门，为成功所败，泊沙埕。鹤芝、进既怨瑞，而张名振欲结欢成功，遂与鹤芝、进击破彩之余兵。鹤芝军遂振。辛卯八月，舟山破，鹤芝航海往日本，不知所终。

钥舞莆田人、赵牧常熟人，并为鹤芝客。郑芝龙之降北也，钥舞陈八不可，弗听。监军朱永佑谓鹤芝曰：「虞山赵牧，其人勇士也，我欲使见芝龙而刺之」。不果。后并死海口。

阮进会稽人，本海中盗也，善水战。富平将军张名振拔之，使管水营。尝率一舰，破贼船三百余；故海上多望而畏之。叛将张国柱攻舟山，黄斌卿不能御，进以四舟冲国柱营。时秋涛方壮，大炮乘之，所向糜碎，国柱仅以身免。斌卿获其楼船、器械无算，反忌名振之有是人也，以计间之，使背名振而从己。进心弗善也。

丁亥，王次长垣，封进荡胡伯。己丑六月，名振复健跳所以处王。七月，北兵围健跳，进率其楼船数百奋勇而至，金鼓震天，北兵解去。九月，军饥，进恃昔日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应；遂与名振、朝先等

合兵攻之，杀斌卿，投之于海。由是，水师尽归于进。王至舟山，加进太子太保。辛卯八月，北兵分三道来攻；名振扈王出海，而使进居守。进诣海门议和，北人欲诱之，进以数船脱归。值北师舟过，进投以火球，风转篷脚，反击进面，创甚投水，为北兵所获。逼之降，大骂；乃杀之。

侄骏，初官英义将军，加封英义伯。舟山破，与名振扈王出海，屯厦门。乙未，与总制陈雪之共攻舟山，破之。丙申，复陷，与雪之并赴海死。

姚志卓字子求，兴人（小腆纪年云：与金堡同里，系仁和人）。乙酉闰六月，与参将方元章起兵，以钱唐人张起芬为将，攻破余杭，与江东诸营遥为声援。金堡（纪年云：字道隐，崇祯庚辰进士）至闽，奏其战功，唐王封为仁武伯。十二月，余杭陷，走于潜；元章战死。丙戌十月，战江山，又败，遁入处州山中。其兄志元伪称卓已降，志卓得脱而志元见杀。是月，与詹兆恒（纪年云：字月如，江西永丰人，崇祯辛未进士，历官至兵部尚书。丁亥三月，攻开化不克，死之。国朝赐谥忠烈）同破永丰。共后迁徙无常。至乙未冬（纪年作甲午正月），定西侯张名振、少司马张煌言率水师至镇江，志卓以其兵来会，力攻崇明，没于阵。而起芬被执至杭，悬之树间射杀之。素不读书，临行有诗云：「身经刀过头方贵，死不泥封骨亦香」。

●海东逸史卷十二

翁洲老民手稿

列传九

张名振字侯服，山西人，南京锦衣卫籍。崇祯末，以副将任台州石浦游击，封富平将军（据小腆纪年，鲁王监国始加是衔）。乙酉，杭州失守，潞王降。钱肃乐等举义，名振以兵来赴。鲁王监国，封富平伯。丙戌六月，江上师溃，名振弃石浦，遣中军方简以舟师迎王出海，投肃虏伯黄斌卿于舟山；斌卿不纳，遂飘泊外洋。会闽中永胜伯郑彩以失抚州获罪，乃遣其将陈辉来迎王，遂居厦门；封彩建国公，进名振定西侯。丁亥四月，吴淞提督吴胜兆反正，以蜡书来求援；斌卿不敢应，而故都御史（按纪年，时方进侍郎）沉廷扬及佥宪张煌言、侍御冯京第并劝名振以其兵就约。时斌卿已进肃虏侯，其肃虏伯故印犹在，名振即以其印封胜兆，刻师期，而请廷扬、煌言、京第及给事中徐孚远监其军以行。联■〈舟宗〉二千，将抵崇明，海啸大风舟覆，踉跄而归，廷扬死焉。己丑六月，帅师复健跳所。时闽地尽陷，郑彩亦弃王而去，名振迎王至浙。九月，与荡胡伯阮进、平西伯王朝先合兵攻舟山，杀斌卿；王遂移蹕舟山，称行在焉。乃进名振太师，当国政。辛卯七月，北兵三道攻舟山。名振以蛟关天险，海上诸军熟于风信，足以相拒，必不能猝渡；乃留阮进守横水洋，而自以兵奉王捣吴淞以牵制之。军甫发，而进以反风失势战死，城遂陷。名振闻

信恸哭，欲投于海，王与诸将救之而止。乃复与英义伯阮骏扈王出海，至厦门，见延平王郑成功。成功大言曰：「汝为定西侯数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兴大业」。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济则征之实绩，不济则在方寸间耳」。成功曰：「方寸何据」？名振曰：「在背上」。即解衣示之，有「赤心报国」四字，长径寸，深入肌肤。成功见之愕然，悔谢曰：「久仰老将军声望。奈多憎之口何」！因出历年谤书盈筐，名振（？）立命火之。于是待名振以上宾，行交拜礼，总制诸军。

癸巳春，名振请师北上。成功与兵二万、粮三月，以兵部侍郎张煌言监其军。师过舟山，遥祭死事诸公；遂入长江，趋丹阳，掠丹徒，登金山，望石头城，遥祭孝陵，三军恸哭失声。题诗绝壁，有「十年横海一孤臣」之句（原注：诗云：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王师枹鼓心肝碎，父老壶浆涕泪频。南望孝陵兵缟素，会看大纛褫龙津。冬尽撤回。明年春，益以兵将，再入长江，掠瓜州，侵仪真，抵燕子矶，札营平阳。时以上游有蜡书请为内应，故名振再举。而所约卒不至，乃还，复屯军南田。

名振与士卒同甘苦，诸军感甚，有「太师既枵腹，我辈亦忘饥」之谣。会故仁武伯姚志卓、诚意伯刘孔昭并以军来，依名振立营，号召旧旅，声势益振。遂攻崇明，入吴淞，掠战船六百余号，径入山东登莱诸处，直抵高丽而还（按纪年，癸巳三月请兵北上，姚志倬、刘孔昭以众来依，驻营崇明，寻撤回。九月，复驻平阳，粮绝。十二月，大兵与战，败绩。甲午正月，以上游有蜡书为内应，再入长江，登金山，遥祭孝陵，题诗东下。四月，复以海艘至仪真，焚商船六百号。寻以沙船入山东登莱诸处，直抵高丽乃还）。

乙未冬，英义伯阮骏、总制陈雪之帅师破舟山，北将巴臣兴降。名振徒步痛哭入城，至故宫，祭元妃陈氏及殉难诸忠臣，又祭其母，大作佛事，哀动三军（按纪年，事在是年五月）。旋感疾。临终起坐击床，连呼先帝数声而没（纪年云：时乙未十一月丁未也）。有大星陨海，光芒如电，声甚洪。葬时，白鹤千群，盘旋数日而去。

先是舟山破，名振母李氏自缢死，庶母范氏赴水死，妻马氏奉其舅木主赴火死。兄诸生名甲，触阶死。弟左都督名扬，被执不屈死（国朝赐谥烈愍。纪年云：母范氏、妻马氏、弟名扬阖门自焚死，兄名甲，奉木主自焚死；不着李氏）。内侄职方主事马呈图、兵部司务马贡图、参谋顾民楫（监国纪作明楫，纪年同。入太庙题诗，有「愁魂应傍孝陵归」之句，扼吭死。胜朝殉节诸臣录云：顺天人，国朝入祀忠义祠）、监军御史梁隆吉并自刎死。部将焦文（纪年作焦文玉）字稚存，山西人，官总兵；舟山破，力战负伤自刎死。妻张氏葬

毕，亦自刎。杨复葵字向升，亦山西人，官陆师副将；舟山破，其标下挟之降，投水死。计一门三十余人，无一存者！

●海东逸史卷十三

翁手老民手稿

列传十

张煌言字符箬，号苍水，鄞县人；刑部员外郎圭章子。少时跌踢不羁，常负博进钱，醉卧社祠中；梦神谓之曰：「君宜自爱，他日成大事者君也」。由是感寤，折节读书。崇祯十五年举乡试，明年下第归。京师陷，愤不欲生。乙酉闰六月，钱肃乐等举兵，移檄会诸乡老。煌言先至，即遣迎鲁王于天台，授行人。至会稽，赐进士出身，加翰林院编修，改兵科给事中，入典制诰，出筹军旅，颇见其优。绍兴破，泛海入舟山，道逢富平将军张名振，扈王入闽，从之。既至，招讨使郑成功以前颁诏之隙，修寓公之敬于王，而不为用。煌言劝名振还石浦谋再举，加右佥都御史，自立一营曰「平冈军」。时黄斌卿守舟山，名振以石浦之军与为犄角。明年春（小腆纪年作丙戌四月，监国纪同），吴淞提督吴胜兆请以所部来归，斌卿不欲往，煌言劝名振应之，遂监其军以行。抵崇明，大风舟覆，煌言等皆被执，乘间脱归。已将诸将杀斌卿，王至舟山，煌言以所部入卫，拜兵部右侍郎。辛卯八月（纪年作九月，监国纪同），舟山破，煌言与名振扈王再入闽，次厦门。时滇中已封郑成功为延平王，军容甚胜，不肯奉王。煌言独以名振之军为王卫，时时激发诸藩，使为致贡。然煌言极推成功之忠，尝曰：「招讨始终为唐，真纯臣也」！成功闻之，亦曰：「侍郎始终为鲁，岂与吾异趣哉」！故成功与煌言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

癸巳春，会名振之师入长江，烽火逮金陵，江南震动。时上游故有宿约，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长江，故诚意伯刘孔昭以军来会。或以孔昭南都乱臣，宜绝之；煌言曰：「孔昭罪与马、阮等，然马、阮再卖浙东，而孔昭以操江亲兵栖迟海上累年，则其心尚可原也」。明年，名振卒，遗言以所部归煌言。时王已去监国号，通表滇中；桂王遣使加煌言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己亥，成功与煌言会于天台，悉师北上。六月，成功攻镇江，煌言以偏师薄观音门，乘虚（原作应，以意改）入江浦。会所遣别将以芜湖降书至，乃至芜湖。传檄郡县，大江南北相率来归，其已下者四府、三州、二十四县。而成功以累捷，又闻江北如破竹，谓金陵可旦夕下。前锋将余新锐而轻，士卒樵苏四出，营垒一空；北师谍知之，以轻骑袭破前屯，擒新去。成功仓猝移帐，诸营瓦解。其将甘辉（纪年云：海澄人）以马蹶被擒，之。军遂大溃，竟撤镇江之师出海。煌言归路已梗，乃引舟归鄱阳。八月七日，与楚师遇而兵溃，焚舟登陆，士卒尚数百人。历霍山、英山，度东溪岭，追兵奄至，士卒皆窜

，止一童、一卒从。迷失道，乃赂土人为导，变服夜行。由枞阳湖出江，渡黄湓，抵东流之张家滩，陆（原作随，以意改）行建德、祁门（原讹山，据绎史正）两山之中，由休宁入严州。既而山行，自东阳、义乌出天台，以达海壖。树纛鸣角，散亡复集。遣使告败滇中，且引咎。桂王手敕慰问，加煌言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命乃奉鲁王监国。而成功自丧败之后，不能自振，思取台湾以休士。煌言贻书挽之，谓「军有进寸、无退尺，今入台，即将来两岛皆不可守。孤天下之望矣」！成功不听。

壬寅春，滇中陷。五月，成功亦卒于台。北安抚使以书来招煌言。煌言复书略言：「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则欲匡扶宗社、下则欲保捍桑梓，乃因国事之靡宁，而致民生之愈蹙。十余年来，海上刍茭糗糒之供、楼櫓舟航之费，敲骨吸髓，言之惨然。况复重之以迁徙，讫以流离，哀我人斯，亦已劳止！今执事既以保民息兵为言，则莫若尽复滨海之民，即以滨海之赋畀我。在贵朝既捐弃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暂息争端以俟天命。当与执事从容羊、陆之交，别求生聚教训之区于十洲三岛间。而沿海籍我外兵，以御他盗。是珠崖虽弃，休息宜然；朝鲜自存，艰贞如故。特恐执事之疑且畏耳。则请与幕府约，但使残黎朝还故土，不佞即当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

十一月，鲁王薨于金门。煌言泣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何望乎」！甲辰六月，遂散军于南田之悬岙（小腆纪年作悬山岙），其地在海中，荒瘠无人；山南有■（汙义）港可通舟楫，而其北为峭壁。煌言因结茅居之。北帅惧终为患，募得其故校，以夜半从山背缘萝逾岭而入，暗中执之。七月十七日，至宁波（纪年云：十七日被执，越二日至宁波）。北帅举酒属曰：「待公久矣」！煌言曰：「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何必多言」！至杭州，供帐如上宾，自督、抚而下无不敬礼之。浙人赂守者，得睹一面为幸。煌言方巾葛衣，终日南面坐，不言不食，惟啜水而已；见者以为天神。九月七日，临刑赴市，在竹舆中遥望凤凰山一带，始一言曰：「好山色」！因索笔赋绝命词数章（行朝录载其词云：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阗。桐江空系严光钓，笠泽难回范蠡船。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传。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特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鸱夷。何事孤臣竟息机，鲁戈不复挽斜晖。到来晚节惭松柏，此去清风笑蕨薇。双鬓难容五岳住，一帆仍向十洲归。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又明季南略所载二首，诸书所无，备录之。诗云：揶揄一息尚图存，吞炭吞毡可共论。复望臣靡兴夏祀，祇凭帝眷答商孙。衣冠犹带云霞色，旌旆仍留日月痕。赢得孤臣同硕果

，也留正气在乾坤。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身。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庭那有人！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草木曾春），挺立受刑，年四十五（国朝赐谥忠烈）。参军罗子木、仆人杨冠玉殉焉。子万祺，已先三日死镇江。

子木名纶，以字行，溧阳人。己亥，煌言师出长江，子木挟策上谒；煌言奇之，欲留之幕，以父老辞。成功因强其奉父泛海。子木至海上，不欲参成功军事，因奉父北行，将赴煌言军；猝遇北兵格斗，子木堕水得救起，而其父被缚去。子木辗转闽南，思出奇计以救父。逾时不得音问，呕血几死，复赴煌言军。煌言勉以立功，即为报讎。遂相依不去，竟同死。

冠玉鄞人。

●海东逸史卷十四

翁洲老民手稿

忠义一

董志宁字幼安，鄞县人；岁贡生，以名节自励。乙酉六月，北兵入浙，志宁与同里诸生陆宇■〈火鼎〉、张梦锡、华夏、王家勤、毛聚奎遍谒搢绅，劝以举义，皆笑以为狂；独刑部员外郎钱肃乐是之，顾其事莫能集。闰六月八日，余姚兵起。明日，会稽应之。又明日，鄞人始会议，肃乐独任之（按小腆纪年，余姚兵起系初九日，鄞县则十二日也）。而故太仆谢三宾家富耦国，适从江上迎降归，恶闻其事。定海总兵王之仁，亦以迎降得仍旧任者。三宾私遗书，乞以所部来斩此六狂生，当以千金为寿。之仁许之，既而中悔，致书肃乐请自效，三宾不知也。望日，大会演武场，之仁出书责三宾，令斩以祭纛。三宾叩头乞哀，请出家财充饷，乃止。

鲁王监国，授志宁大理寺评事，视师瓜里。而三宾亦至，以赂结戚畹张国俊，骤跻东阁，志宁遂弃官归。丙戌六月，江干师溃，三宾复降。时浙地尽陷，祇存舟山、石浦，而航海之军至长垣，连取闽海州县，且逼福州。于是北兵之备浙者，颇抽以备闽。浙中诸山，因复结寨自固。志宁与华夏、王家勤及诸生杨文琦、杨文瓚、屠献宸、董德钦等谋取宁、绍、台诸府，遣使走舟山约黄斌卿，又约义旅之在四明者王翊、在东山者李长祥，令以兵攻宁波，而己翻城应之。复为三宾所谍知，发其事。志宁与德钦逸去，而五人皆遇害，所谓五君子也。

鲁王至舟山，迁志宁兵科给事中。时时奉使入内地，联络山寨诸军，以为海上策应。辛卯九月，舟山破，自刎（明史、通鉴辑览、南疆绎史并作缢）死（国朝赐谥忠节）。继妻罗氏闻讣，仰药卒。子士骏、士骧，蹈海不返。仆文周，缟素终身。

华夏字吉甫，一字过宜，号默农，浙江定海人，后迁鄞。贡生，通乐律。少与同里王家勤同受业于倪鸿宝，又同学于黄石斋，又同参刘戡山讲席。杭州破，与董志宁等佐钱肃乐起兵。鲁王监国，授职方郎中（鮚埼亭集云：授兵部司务，进职方主事）。江干师溃，恸哭归。戊子，复谋翻城之举（按行朝录，此举在丁亥二月），乞师翁洲，黄斌卿许之，乃归。而其书为侦者所得，降臣谢三宾证之，遂被执。当事诘同谋者，夏慷慨独承，曰：「心腹肾肠肝胆，吾同谋也」。再拷之。大呼曰：「太祖高皇帝造谋、烈皇帝主兵、安皇帝主饷，其余甲申、乙酉殉节诸忠范公景文、史公司法而下，皆同谋也」。当事利三宾之财，亦诬以同谋，令夏引之；夏对曰：「若谢三宾者，齷齪鄙夫，反面易行，首先送款、建义之事，何可引之」！三宾在旁，搏颡以谢。夏在狱中，鼓琴赋诗如平日。绝命时，有白光一缕冲天而去。继妻陆氏，名玉辰，知例当发遣，虑有污辱，乃结帨于梁，引颈就缢。帨忽绝，复取结之，须臾而尽。鲁王监国翁洲，赠简讨，门人私谥曰「毅烈」（国朝入祀忠义祠）。

张梦锡字云生，鄞县人。为诸生，精武事。与董志宁等佐钱肃乐起兵，授兵部司务，擢御史。江干师溃，走结山寨，曰「大蛟军」。庚寅十月（小腆纪年作九月），北兵至，梦锡持长矛出斗，杀伤略相当。众寡不敌，遂死。其下五百余人皆从之，无一降者。当战时，有突围而去者三人。翼日，有负梦锡尸葬之大蛟之南鹿者，即此三人也。

王家勤字卣一，号石雁，鄞县人（小腆纪年云：定海人）。为诸生，通经术，三礼俱有论说；受业刘宗周之门。与董志宁等佐钱肃乐起兵，授大理寺评事。江干师溃，复谋翻城之举。事泄，被执。移狱钱唐，累讯，瞠目无一语。乃杀之。门人私谥「忠洁」。著有静远阁集。

陆宇■〈火鼎〉字周明，号赣庵，鄞县人；右都御史世科子。以诸生，与董志宁等佐钱肃乐起兵，授监纪推官；俄进按察副使，仍监军。江干师溃，遁归不出。历十八年，复谋举兵应海上。事泄被执，死之，年五十六。乡人私谥「节介」。

毛聚奎字象来，一字文垣，自号吞月子，鄞县人，贡生。与董志宁等佐钱肃乐起兵，参瓜里幕务，授户部郎中，专司饷事。绍兴破，奔走山海之间，累遭名捕，行遁得免。六狂生之幸得终老牖下者，聚奎一人而已。

屠献宸字天生，鄞县人（小腆纪年云：定海人），兵部侍郎大山曾孙。以诸生从军，授车驾司（胜朝殉节诸臣录作兵部职方）主事。江上事败，角巾归里。戊子，与华夏等同谋翻城之举；事泄被执，死之。监国还军翁洲，赠大理寺丞（国朝赐谥烈愍）。妻朱氏，贤而有文。献宸死，赋绝命词而自经。

杨文琦字瑶仲，号楚石，鄞县人。唐王临轩，以贡生召对，授惠安训导。

寻加监纪推官，视惠安诸军。闽亡返浙，与华夏等同谋翻城之举；事泄被执，不屈死。妻沈氏，亦自经。监国还军翁洲，赠兵科给事中（国朝入祀忠义祠）。

杨文琮字天璧。监国时，以诸生从军，授职方郎中（小腆纪年作主事）。戊子，与谋翻城之举，事泄遁去。张煌言托以联络中土事，自是每岁往来海上不绝。癸卯，有降卒自海上，言文琮将引海上将赵彪为患。逮至钱唐，叹曰：「吾固雁行中漏网也，本可死矣」！赋绝命词曰：「凭谁瘞我孤山上，魄是梅花鹤是魂」。遂扼吭而卒。

杨文瓚字赞玉，号圆石，鄞县人，崇祯十二年举人。监国初，官御史，力言闽、浙宜合不宜分。时方争开读礼，多不以为然，文瓚乃入闽。又力言当联络闽、浙以为同仇，不当启争端。唐王然之，乃命以掌贵州道，扼防建、延三关。而浙东亡，仙霞告急，唐王出走，乃返故里。与华夏等同谋翻城之举，事泄被执，大呼高皇帝不绝而死（国朝赐谥烈愍）。妻张氏，名玉如，工翰墨。文瓚死，以绉联其身首，一恸几绝。遂衣其故时衣服，题绝命词一首，解所佩带自缢而绝。监国还军翁洲，赠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杨文球字天琅。鲁王监国，授都督府都事。翻城事泄，二兄皆死，乃之闽就阁部刘中藻于福宁，令参幕府军事。次年，福宁不守，死之。

董德钦字若思，鄞系人（小腆纪年云：定海人），兵部侍郎光宏之孙。以诸生从军，授监纪推官。江干兵败，乃归。戊子，与华夏等同谋，事泄被执，死之。监国还军翁洲，赠兵部郎中。

倪懋熹字仲晦，一字煜生，鄞县人。钱肃乐起兵，欲贻书王之仁，而难其使；懋熹请行，事遂定。及画江分守，以职方主事参瓜里军。唐、鲁争颁诏之礼，越使陈谦入闽而死、闽使陆清源入浙亦死，议募一能者，乃以懋熹往；果称旨，令以佥事分守建宁。丙戌，北兵来攻，出战，力不支，死之；时八月十一日也，年三十九。

徐启睿字圣思，鄞县人。为诸生，负才任气，感愤时事，削发为僧。闻钱肃乐等举兵，乃破关出，投其营。鲁王授锦衣卫指挥，不拜，自称白衣参军。时江上诸营多首鼠观望，无一肯发兵者；启睿乃集其麾下百余人，谕以大义，提剑渡江，直薄西岸。北兵以为游骑，亦遣裨将御之。启睿奋剑直前，掩杀过半。城上乃亟出锐师，长围四合，遂被执；谕之降，大骂，乃杀之。

赵毅字金城，平湖人。尚气节，工武略。尝有百足虫伏其卧处，虽远出数十里，经宿，虫必至；毅心窃喜自负，谓他日必能崛起布衣。于是人皆呼为「赵百足」云。

乙酉，南都破，北兵至浙江。鲁王监国于绍兴，毅慨然仗剑从之，授左营

游击。率军与北兵战于杭城外，飞炮中首，首已飞去，犹持剑策马大战。北兵大骇，为少却，毅犹单骑驰逐数里，马蹶堕地，乃仆。

李桐字封若，号侗庵，鄞县人。三岁而孤，事两母尽孝。为诸生，不屑数行墨。甲申之变，抗言于诸当事，请发义旅以待勤王之举。南都亡，呼天大恸，遂得疾，呼祝宗祈死。会浙东举义，钱肃乐强之起，乃稍稍进食。遣长子文昶从军，授兵部主事。病稍愈。明年六月，绍兴陷，哭曰：「吾今定死矣」！疾果作，遂卒，年四十九。门人私谥「贞愍先生」。

文昶与弟文昱葬父毕，墨绖赴海上，崎岖军旅。文昱亦授户部主事。辛卯，翁洲失守，扈王出海，遭风同溺死。

路国挺（鄞县志，路作骆）字天植，号寒崖，诸暨人，侨居鄞。生有殊才。江东兵起，破家输饷，授职方主事（鄞县志云：以奉拥戴鲁王笈，得贡士），为降臣谢三宾所恶，几杀之。绍兴破，三宾复降，国挺晦迹里居。三宾复散流言以激众怒。遂被逮。久之得脱，贫困死。

李文纘字昭武。一字梦公，号碧樵，鄞县人。钱肃乐起兵，文纘以诸生实先从之，授兵部员外郎。江干师溃，悒郁不自得。戊子，豫翻城之难，被讯，不为逊词。在狱中，与同事杨文瓚分赋雁字诗，一月之中，遂成卷帙、明年再讯，再被拷，终不屈。而华夏力任之，乃放归，遨游四方以老。临终，其子问遗言，命取纸笔题曰：「众人皆醒，非夫也」！瞋目而卒。所著有春秋经传纂注、鹿溪新语、赐隐楼古文，并散佚。

杜懋俊字英侯，鄞县人（小腆纪年云：定海人），世居县东之管江。为诸生，以仗义闻。浙东不守，日夕痛哭，与其叔兆菡及施邦炆聚众三千，刻斯举事。谋泄，逻者至，懋俊梟其首；据山立寨，鸣鼓起事，与孔兵转战三日。及寨破，懋俊犹以家丁力战，头目中矢如猬，倚墙而毙。尸屹立不仆者数日。

杜兆菡字承芝。为诸生，尝以兵法部勒族人，分队瞭野，击柝行夜，闻党赖以安堵。沿海诸村亦多仿而行之。寨破，被执，大骂不屈，斫其首十二刀而后坠。

施邦炆（雪交亭集作玠，鲒埼亭集作宗炆；四明谈助云：一作宗玠）字仲茂（雪交亭集作仲吴），鄞县人，诸生；故都督僉事翰子。其先世亦居管江，因以家财佐杜氏，募死士。事败，拔先世所遗佩刀自刎，曰：「吾不负此刀也」（鲒埼亭集云：事败，纵火自焚）。时称管江三烈士。

魏耕原名璧，字楚白；甲申后，改名，字白衣；又名苏，号雪窦山人。慈溪人，以赘婿侨居归安，遂充归安学博士弟子。国亡，弃去，所交皆当世豪侠。苕上起兵，亦与焉。事败，亡命江湖，妻子满狱，弗恤也。久之事解，乃闭户为诗，酷嗜李供奉。己亥，郑成功兵入长江，几下金陵，江南半壁震动。知

其谋出于耕，刊章名捕，亡命潜行。癸卯，又以海上降卒至，语连耕，遁入山阴。踪迹得之，至钱塘，抗词不屈，死于菜市。山阴人李达、杨迁经营其丧甚力，亦以是遣戍。

先是，归安诸生钱纘曾与耕善，耕被执，纘曾以兼金贿吏，得解。孔孟文者，险人也；从成功军来，有所求于纘曾，不饷，并怨耕，以其蜡书首之。故纘曾亦被杀。

番禺屈大均，不可一世，独心折耕诗。尝有诗云：「平生梁雪窦，是我最知音。一自斯人死，三年不鼓琴」！

汪涵字叔度，号晦溪，奉化人，诸生。从学黄宗羲，遂参其军事。浙东失守，监国由江门入海，涵随宗羲走四明山中。宗羲偶出，逻卒至焚寨。夜半火起，同里出斗，从烈焰中杀数人。已得出，叹曰：「所图不遂，命也。不死，且自取辱」！还斗而死。

张廷绶字云衢，鄞县人。少喜读兵法，善挽强弓，舞大刀，补武学生。钱肃乐起兵，以骁勇署总统。陈函耀（鄞县志作函辉，此疑讹）起兵台州，而以会推留中调度，乃以其兵属之廷绶，奏授都督僉事，统所部还镇台之海门。已而闽中大将李唐禧至，监国以其宿将，使共治军于台。唐禧故金山卫官，起兵不克，入闽，由闽入浙；廷绶让之，凡署衔、列座，必使居己上。而唐禧自以客将，每事皆咨廷绶而行。大兵入台，唐禧谓廷绶曰：「公当俟陈公消息，然兵已逼，不如偕我早死，徒杀士卒无为也」。廷绶曰：「诺」。各遣其麾下，袍笏兀坐营门。大兵过其营，谕降，不屈，杀之。唐禧亦被杀。而廷绶眷属之从军者皆死，无一存。

章有功，会稽农夫也。浙东建义，应募从军，骁锐敢战，以指挥为前锋。华夏等翻城谋泄，大兵急攻东山，有功。所将五百人皆具兼人勇，每战必胜。大兵以全力压之，不支被擒；拉胁决齿垂毙，犹大骂而死。

章钦臣，督师孙嘉绩部将也，以都督司别营火攻事。江上破，钦臣散军亡命。其后以应山寨诸军，事败被执，死之。妻金氏没入旗下，将发遣，大骂不屈，竟磔之。行刑者见氏有姿，不无褒语，氏骂愈甚。刑毕，而其人暴死。氏遂时时降神，东越居民尸祝之。

戴尔惠字少峰，鄞县布衣。钱肃乐倡义时，大会城隍庙。尔惠举手一麾，三、四千人皆从之，相与拥肃乐赴巡按署，遂举事。以战功，封义武将军。江干失守，遁归。其后山寨大起，复出而预之，遂一门殉焉。

●海东逸史卷十五

翁洲老民手稿

忠义二

傅岩字野倩，义乌人；崇祯七年进士，授歙县知县，被谗去官。鲁王监国，擢江西道御史，为朱大典监军。北兵破金华，与二子龄发、龄熙并死之（小腆纪年云：岩还至义乌死。国朝赐谥节愍，子附入祠）。

初，岩之遇祸，刃将及，龄熙年甫十四，以身翼蔽其父，刃着于颐而死。龄发趋救，矢洞右腋，移时复苏；见父弟已死，遂以手抉其创而卒。长子龄文从外至，得不死，乃奉其母归杭州，藜藿不充、蓬头垢面者又十余年而终。

王之拭（胜朝殉节诸臣录作拭）字瞻御，南直武进人；甲申殉难忠臣章子。南都不守，东走至鄞。截江之役，监国令以墨绶任车驾主事，知鄞县事。其制词曰：「以汝父之遗爱，望厥子之世忠」；之拭泣而受命，盖章初亦为鄞县令也。已见江上事不可为，辞去。入闽，唐王令仍管驾部事。而闽事亦坏，复返鄞。阁部朱大典守金华，招之；之拭乃为之练兵于义乌。兵败，入山中谋再举，被执（胜朝殉节诸臣录云：至永康被执）不屈，死之（国朝赐谥忠节）。

林汝翥字大葳，号心泓，福清人。万历末举于乡，授沛县知县。天启二年，以击白莲贼徐鸿儒、缉妖人王普光等功，擢御史，巡视京城。忤逆阉魏忠贤，廷杖，削籍。崇祯末，起广东琼州道，坐奸民煽乱，贬秩归。福王时，起云南佥事（小腆纪年云：起临沅道），已而解职。鲁王次长垣，召为兵部右侍郎，总督义师。与员外郎林逵攻取福宁，兵败被执，谕降不从，系之。除夕，吞金屑死（国朝赐谥忠节）。

林逵字子野，号耻斋，汝翥同邑人（胜朝殉节诸臣录云：侯官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海宁知县。南都亡，杭州亦不守，营卒乘机乞饷，环署大噪，逵罪为首者而如其请。以城孤不能存，引去。唐王时，黄道周（小腆纪年云：字幼平，漳浦人，门下士称石斋先生。天启壬戌进士，历官至兵吏二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乙酉十二月，婺源败绩，被执。明年三月，至江宁，不屈死。赠文明伯，谥忠烈。国朝改谥忠端）督师，请与偕行，以户部员外郎司饷。改监察御史，往谕浙西。行至赣州，以典铨缺人，召还；复改文选员外郎，主铨政（殉节诸目录云：作左佥都御史）。逵曰：「此润色太平之事，非今日之所急也」！乃辞去。募兵数千人，为郑芝龙所阻。闻王被杀，号痛而返，散兵入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袭，书「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及鲁王航海至长垣，郡邑响应，福清乡兵请逵为主。逵别其父曰：「儿当死久矣。奉命守海宁，失城池，当死；扈蹕不终，当死。岂可再使延命漏刻，以不令之名贻羞父母乎」？遂直屣负戈，杂徒旅中，与汝翥攻取福宁；身被数创，犹勒兵力战，为流矢中喉而死（国朝赐谥烈愍）。

友人叶子器者，初在营中，为北兵所获，使之作书招逵。子器书所作绝命词授之，亦被杀（南疆绎史云：二林皆福州人，因攻取福清死）。

俞元良字仲骧（南疆绎史云：字绥穀），海宁人，崇祯癸未进士。鲁王监国，熊汝霖以数百人袭海宁，士民迎之者万人。汝霖欲择一人主兵，而绅士持论皆首鼠。汝霖敷陈大义，元良慨然曰：「此岂公一人之事，某焉敢独后」！遂以监军兼摄海宁县事。及北兵破城，与兄元礼同殉节死（国朝赐元良谥节愍，兄附入祠）。

周宗彝字五重，海宁人，崇祯十二年举人。少受业于吴太冲、章正宸，为人有胆决，尚气节。嘉兴之城守也，宗彝亦集里中少年应之。鲁王授职方员外郎。大学士熊汝霖令守硖石镇，兵溃，赴海死（国朝入祀忠义祠，弟启琦附）。妻卜氏与二妾名朱衣、紫衣者并自缢。弟奇琦巷战，力竭亦被杀。

汤芬字方侯，嘉善人（胜朝殉节诸臣录云：一作海盐人），崇祯十六年进士。福王时，为史可法监纪推官。唐王以为御史。寻以福建参政（小腆纪年云：鲁监国擢是职）分守福、兴、泉三府。兴化城破，绯衣坐堂上，被杀（国朝赐谥烈愍）。

林崐字小眉，莆田人；由进士为吴江知县。苏州失，归事唐王，官御史（小腆纪年云：授给事中）。复事鲁王，为吏科给事中（胜朝殉节诸臣录云：一作礼部精膳司员外郎）。兴化破，自缢死（国朝赐谥节愍）。

都廷谏，杭州人。官莆田知县，城破死之（胜朝殉节诸臣录云：兴此破，死之。国朝赐谥节愍）。

洪有文，官澄海（胜朝殉节诸臣录、南疆绎史并作澄海，小腆纪年作漳浦，监国纪同）知县，城破，死之（国朝赐谥节愍）。

邬正畿字王都（南疆绎史云：字鸿原），永福人，官兵科给事中。郑彩专政，弃官归。里居城破，赋绝命词，投水死（国朝赐谥节愍）。

林逢经字守一，永福人。以御史里居，城破，投水死（国朝赐谥节愍）。

王恩及，长乐人。官御史，迁太常（按小腆纪年止称御史，未迁是职）。里居城破，服毒死。妻李氏亦死焉。谥忠襄（国朝改谥节愍）。

王祈，太仓人。建宁守将，封郕国公。建宁破，巷战不胜，自焚死（国朝赐谥烈愍）。

沉履祥字其旋，号复庵，慈溪人；大学士宸荃从兄也。登崇祯十年丁丑进士，知侯官、瓯宁二县，有循绩。福王时，上治安策，又上责成疏，颇见采纳。鲁藩监国，以御史督饷台州。城破，遁之山中；北兵搜山得之，被杀于野。其弟穀祥往求其尸，得其首于桑园、得其身于乱尸中，以服带可据也，乃纫合而葬之（国朝赐谥节愍）。

陈世亨，官中书舍人，为邓藩审理。以一旅复安固，援兵不继，被执，大骂而死。

●海东逸史卷十六

翁洲老民手稿

忠义三

高岱字鲁瞻，号白浦，会稽人。崇祯中，以武学生举顺天乡试，被黜。久之，辨复。鲁王监国，授职方主事。及绍兴失守，慨然曰：「上恩厚矣！国家文武异途，重文轻武，占毕小生持议庙堂，而戮力疆场者指为粗人，以致寇盗充斥，不能抗御，神州陆沉，职是故也。我本武学，得授文职，偏侧抢攘，无益毫发，尚不能以一死报国乎！刘蕺山、吾乡先生也，吾当师之」。即绝粒祈死。其子诸生朗坐守之，阅八日，知父意不可回，泣拜父前曰：「儿请先之」。乃携巾服泛小舟，给舟子出海祷神。去岸远，北面再拜，跃入海中。舟子急挽之，啮舟子臂，始得下。舟子又入水救之，摔其巾；朗跃出水面，正巾而没。岱闻之曰：「儿果能先我乎」！自是不复言。又阅数日而卒（国朝赐谥节愍、子附入祠）。

叶如■〈卅恒〉字衡生，会稽人；崇祯三年举人。鲁王监国，与同里高岱同授兵部主事。每会食，相与抵掌言忠孝事。绍兴破，与妻王氏出居桐坞墓所，岱送之曰：「君殆隐于是乎」？如■〈卅恒〉曰：「非也。我无城守责，死于墓耳」。遂与王氏并赴水死（国朝赐谥节愍）。王以被救免；次日，复死之。

徐复仪字汉官，号雪潭，钱塘人（小腆纪年云：上虞人），崇祯癸未进士。福王立，授刑部员外郎。明年，主试云南；行数日，而南都陷。归事鲁王，加翰林院编修。辞曰：「侍从文墨，所以润色太平也。今戎马日逼，臣不得驰驱疆场为陛下负弩矢，猥赐臣清燕，死无以塞责」。不报。未几，浙东破，归家拜父母、别妻子，泣奔蹲山，投空谷中，虎豹触之不为怪。一日大风雨，昼晦，传闻兵四合；乃曰：「吾命尽矣」！遂扼喉死（纪年云：投崖死。胜朝殉节诸臣录云：拒抗死）。待旦，而父始至，持其首而泣，目尚张；父曰：「儿得死所矣」！乃瞑（国朝赐谥节愍）。

唐自彩字西望，四川达州籍，江宁人。崇祯末，以贡生官临安知县，有循声。杭州失守，自彩与侄偕豫逃山中。有言其受鲁王敕、阴部署为变者，遂被捕获。北帅谕之曰：「我知汝贤吏，故不加兵，行且荐于朝矣」。自彩曰：「士各有志，安用相强」？北帅曰：「独不念少妾、幼子乎」？自彩曰：「大丈夫岂以子女易大节」！卒与侄偕死（国朝赐谥忠节）。其妾大呼愿从死，亦杀之。偕豫子敬子（南疆绎史偕作阶，子作之）亦贡生。唐王赠自彩太常寺少卿、偕豫太常寺博士。

王玉藻字质夫，号螺山，南直江都人；司勋郎纳谏子。崇祯癸未进士，授

慈溪知县，有异政。甲申国变，哀号求死，家人劝之乃止。南都继陷，与沉宸荃共起兵，进御史，寻以兵科都给事中往军前。而江上诸帅恶其任事迈往，壮气勃然，皆不予饷，乃力请还朝。在垣中持正，又不为诸臣所喜，乃力求罢；不许。及绍兴失守，王走海岛，玉藻仰天大恸，跃入池中，复为家人所救，得免。遂隐居不出，终身不薙发，不改故衣冠。一夕忽作绝命词曰：「半生辛苦泣孤臣，剩得干干净净身。四大既崩神失散，这篇草稿付谁人」！掷笔而逝（小腆纪年云：辛卯后归故乡，以饿死），年六十六。

玉藻为令时，首拔童子姚亦方；国亡后，亦弃衣巾来依玉藻。往往无人时，师弟相对悲啼。久之成癡疾。每一动念，疾辄作，作则踊跃跣■（跣句），绕屋而泣。竟以癡死。

周元懋字柱础，一字德林，鄞县人，文穆公应宾从子。以文穆荫宦南京右军都事、工部屯田郎中（原作屯部郎中，以意改），知贵州思南府，丁艰未齐。丙戌六月，江上失守，恸哭自沈于水；以救得苏，乃披薙为僧。日夕纵酒，呕血而卒。

周元初字自一，号立之，文穆公应宾后子。文穆无子，抚以为子。少负大略，所交皆忠义士。江东建国，罄家财以输饷。钱肃乐以文穆遗恩，奏授郎署，不受；遂以白帟从军。绍兴破，行遯深山以死。

倪懋楷（鮚埼亭集作元楷）字端卿，与懋熹同族。同起江上，授大理寺评事。事去归家，以不薙发被执论死，下狱。其母遣人携酒入狱饮之，醉熟睡，尽去其发，醒而秃矣。痛哭欲自裁。旁人以母命止之，得免。

朱养时，江阴人。官兵部郎中，兼礼科给事中。舟山破，抗节死（国朝赐谥节愍）。

董广生，（原阙）人，官御史。舟山破，自焚死。

杨鼎臣字思任，鄞县人，官吏部文选司主事。舟山破，先驱妻子入井，乃从之。

林瑛（胜朝殉节诸臣录云：一作之瑛）字玉之（南疆绎史作玉英），福建人，官吏部主事。同母、妻、女及婿五人航海入浙。婿随郑彩去。瑛至健跳所，母死，贫甚，妻陈氏及女为人纫衣给食。已而女死。及舟山破，瑛与陈氏并自缢（国朝赐谥节愍）。

江用楫，苏州人，官户部主事。舟山破，殉节死（国朝赐谥节愍）。妻（原阙）氏，亦自尽。

董玄，会稽人，官礼部祠祭司主事。舟山破，自缢于学宫（国朝赐谥节愍）。

张家璧，（原阙）人，官礼部仪制司主事。舟山破，自投城下，未死，被

执。劝之降，不从，乃杀之。

朱万年，福建人，官兵部主事（胜朝殉节诸臣录：一云职方员外郎）。舟山破，死之（国朝赐谥节愍）。

顾珍，长州人，官兵部主事。舟山破，死之（国朝赐谥节愍）。

李开国，临水卫人（南疆绎史作临山卫人），官职方主事。舟山破，死之（国朝赐谥节愍）。母（原阙）氏，亦自缢。

顾宗尧，长州人（胜朝殉节诸臣录：一云宁波人），官工部主事。舟山破，同母死之（国朝赐谥节愍）。

顾玠、江中汜、陈所学、顾行、翁健（小腆纪年云：顾玠、陈所学，山阴人。南疆绎史摭遗云：陈所学字顾行。无江中汜、翁健名），并中书舍人。舟山破，皆死之。

戴仲明，鄞县人，官工部营缮所所正。舟山破，殉节死（国朝赐谥节愍）。

章有期，（原阙）人，官太医院院副。舟山破，自焚死。

刘世勋字胤之，南直上元人。崇祯末，以武进士历官都督僉事，助防翁洲，黄斌卿不能用。监国驻师，进安洋将军。辛卯八月，大兵分道下舟山，张名振奉王出海，而世勋城守。世勋料简城中步卒尚有五千，麾下死士五百，居民助之，乘城而守。大兵屡功屡却，乃益兵攻之。城陷，世勋朝服，北面望海拜谢，自刎而死（国朝赐谥烈愍）。

王朝相，大兴人，官锦衣指挥。舟山破，护元妃陈氏、贵嫔张氏、义阳王妃杜氏入井，用巨石覆之；即自刎其旁（国朝赐谥烈愍）。

刘朝，（原阙）人，内官监太监。舟山破，视宫眷入井毕，即自刎其旁。

●海东逸史卷十七

翁洲老民手稿

忠义四

张槌字子隆，号四岑，鄞县布衣。性坦率，敦伦纪。国变后，日咄咄。会剃发令下，闭户坐室中，取酒独酌，摩其顶而叹曰：「彼曲局者恶可以兵之乎」？乃往灶下，得炭满瓮，和以木屑置床之爇之；投身其上，覆以重衾。时方盛暑，俄顷，酒力坟盈而绝。舁尸出，已绀色矣。丙戌六月二十日也。

倪文征字舜平，山阴人。以布衣为蒙师，兼通医术。绍兴破，市酒肴饮里中少年，求办一事；有诺之者。偕至墓所，命掘坎自瘞。众骇，欲散，文征恚甚；曰：「此何事，可误我乎」！或尼之曰：「死，义也。今某某等皆不死，汝一医生何自苦」？文征曰：「人各行其志，惟诸公玉予以成也」。一人曰：「岂可使土亲肤乎」？以二缸赠之，埋于坎中。文征趺坐其内，命覆之，封

其隙。众环坐窃听，微闻其声，逾三时而寂（国朝入祀忠义祠）。

朱玮（小腆纪年作炜）字鸿儒，山阴人，诸生（南疆绎史称布衣）。北兵至浙，避家梅里尖。江上师溃，人皆窜伏，玮痛哭不已曰：「此日而生，全归之谓何」！乃书绝命词二语于几上，潜往礁石跃水死。家人遍觅不得，见遗语，始知其赴难也。年甫二十四（国朝入祀忠义祠）。

邹钦光，瑞安人，诸生（明季南略光作尧，字维则，永嘉人，郡庠生）。绍兴破，溺死（国朝入祀忠义祠）。

张君正，浦江人，诸生。郡城破，自缢于明伦堂（国朝入祀忠义祠）。

傅日炯字中贡，诸暨人。为诸生，与其族父平公同受业刘宗周之门。江干师溃，两人相谓曰：「吾辈义固当死，然俱有老母在，亦惟白于老母，许死则死耳」。平公白于母，不许。日炯白于母，许之，遂赴湄池死。平公乃养日炯母终身（国朝赐日炯入祀忠义祠）。

赵景麟，鄞县人，诸生（明史作布衣），寓居绍兴。江上师溃，轻巾服，怀所作文走谒文庙，拜先圣毕，赴泮池死（鄞县志：赵景麟字天生，盖一人，无赴泮池事。小腆纪年云：投泮池不死，后绝食死）。

赵天生，鄞县人。为诸生，有节概。丙戌六月，江上失守，题诗案上曰：「书生不律难驱敌，何处秦庭可惜兵？只有东津桥下水，西流直接汨罗清」。竟往城东，跃入江水。渔人救之，舁还，不食不语。乃强舆入太白山，欲令食，不可，则为谰语以慰之。或曰：「李侍郎长祥克绍兴矣」。或曰：「翁洲大将黄斌卿将奉监国来恢复矣」。或曰：「石浦大将张名振奇捷矣」。或曰：「四明山寨下慈溪矣」。天生闻之，即进食。如是者半年，谰语渐穷，而天生病亦稍愈。间出山中，问樵子辈以近事，别循发示之曰：「天下大定，更何问焉」！天生大恸踏地，更不复食，竟饿死。乡人私谥「节愍先生」（国朝入祀忠义祠）。

周西字方人，定海卫人。丙戌六月，绍兴破，年仅二十六也。欢曰：「杨铁崖称老寡妇，今其时矣」。遂弃举业，训蒙养母。所着诗古文曰「痛定集」。尝与友人书曰：「今日所断不可当者，妄欲以义士自欺也。夫何地非我朝之土、何人非我朝之民，又何仓庾非我朝之粟，不必为首阳顽民以自表异也。所谓义士者，当为蹈海之鲁连争帝暴秦、奋臂之陈涉特由发难、张良之报讎、翟义之讨贼、骆宾王之草檄、谢枋得之却聘而死。否则，如陈咸之闭户不出、梅福之逃吴门为市卒、陶潜之终身为晋处士。此虽不得志于今，亦当知重于后。而我皆未能也，其敢侈谈义士乎」！此书盖其自道云。

张成义字能信，慈溪人，有异材。为诸生，受业刘宗周之门。江干师溃，起兵不克，行遯不返，莫知所终。

赵甸字禹功，会稽人。少极贫，学黻以养亲，艺绝工；时称为赵孝子。长游刘宗周之门，得其学。丙戌后，有高节，隐于缙。卖画以自给。世所称壁（原阙二字）士画者也。晚学偶山，即宗周少时读书地。

叶尚高字而立，乐清人，温州府学生。乱后佯狂，幅巾大袖行于市。太守见而执之，赋诗云：「北风袖大惹寒凉，恼杀温州刺史肠。何似蜉蝣易生死，得全楚楚好衣裳」。太守释之不问。丁亥二月上丁，携水一杯、采芹一束，乘太守未释奠，哭于孔子之庭曰：「吾师乎！吾师乎！纵泰山之已颓，曾林放之不如乎」！太守至，怒系之狱。迨五月四日，语狱卒曰：「诘朝屈大夫沈湘之日，吾其死夫」！俾具汤沐。至明自经（明季南略云：字而栗，永嘉县学生。狱中和正气歌，有「未吞蒲酒心先醉，不浴兰汤骨已香」之句。饮药，痛骂死）。

朱锡龄字符序，上海人，诸生。己酉，松江破，偕华亭萧宾侯渡江而南，寓舟山僧寺。舟山破，死之。

娄文焕字长明，象山人，诸生（监国纪作贡生）。舟山破，痛哭，具衣冠别亲族，拱坐海边沙上，潮至随水涌去。越数日，其尸复随潮至，颜色如生；远近惊以为神。张名振在石浦，闻之，来临哭焉（国朝入祀忠义祠）。

林世英，福建人，诸生。舟山破，殉节死（国朝入祀忠义祠）。

陈瑞芝，定海人，诸生。北兵围舟山，其母李氏，嫠也，密纫衣，上下连为一，曰：「吾苦节十余年，不可使人见吾体」。及城陷，即跃入井中死。瑞芝仓皇自外至，闻母死，亦自缢。李年三十六，瑞芝甫十七也。

周容字茂三，号鄮山，鄞县人。为诸生，受知黄宗羲，能诗、善书画。沧桑之际，尝渡蛟门，脱友人之厄，几死不悔。足迹遍天下，所至皆有诗。康熙己未岁，有欲以博学鸿词荐者；叹曰：「吾虽周容，实商容也」！遂止。所著有春酒堂集。

朱金芝字汉生（甬上续耆旧传云：一字晚庵），鄞县人。少从黄道周游，得其易学。甲申之变，方在北都，削发南归，自号「忍辱道人」。流滞白门，又遭兵祸，遂往来英、霍诸山寨及太湖军中，几死者数矣。既知海上之局，始返里门，亦牵连被捕，亡命深山。久之，喟然幞被长往。或云直抵辰沅，客中湘王幕；中湘殉节（按小腆纪年，何腾蛟湘潭殉节，赠中湘王，谥忠烈），不知所终。或云曾入滇中，崎岖扈从，卒死王事。或云投鄱阳山中为道士。不可得而详也。所着诗集二十余种，皆散佚不传。

纪五昌字衷文，鄞县人。性倜傥，不欲以经生自位置。所与游多奇才剑客，受业钱肃乐之门。肃乐航海死于闽，家人不知五昌所在；月余而返，乃知为哭肃乐入闽也。卜居太白山中，足迹不入城市。自言年六十二当终，已而果然

。赵自新字我完，太仓人。四岁失足堕井，家人引绳出之，无怖色。年十一，从父观射，飞矢中股；医者治之，出镞，色不变。丧母，家贫，身执厮养役，而勤学弗辍。崇祯十二年，举于乡。父老，思就禄养。十六年，需次京邸，忽心痛，遂归，父果病剧。乙酉，诣州守请给僧牒，微服出行，祝发于松江之会龙庵。旋隐嘉定之封家村。既而有谢姓者，告以应舟山之招，自新谢之。及事泄，逮者至门，自新与弟方奕，徐敛手就缚，曰：「吾久办此矣」。械至松江，绝食数日不死，复械至江宁。时主讞者为洪承畴，自新昂身前对曰：「身为故国遗民，岂尝须臾忘死哉！顾有志无其事，徒负虚名，窃用为媿」！复鞫谢姓者，卒无实，得释归。旬日卒，年五十三。临终谓其子曰：『吾生无益于世，歿后题墓石曰「明乡进士愤道僧赵某」，愿足矣』！著作甚多。陈瑚、陆世仪皆其弟子。

●海东逸史卷十八

翁洲老民手稿

遗民

于颖字颍长，号九瀛，金坛人。崇祯四年进士，由工部员外郎历知顺德、西安二府，罢归。福王立，起知绍兴府，分巡宁绍台道。南都亡，北兵至杭，颖密募兵举义。北帅使人以榜至，颖执之，禁其榜，鸣鼓会众，誓于都亭，以五百人夜赴固陵。北兵在西岸，未之知也。乃冲潮径渡，尽驱西岸之船而东。至中流，北兵始知之，无所得船。颖军上东岸，大噪，遂画江而守；一军扼潭头、一军扼桥司、一军扼海门、一军扼七条沙。北兵拽内河船百余江干，又札木排填土，拟东渡。颖复遣死士沉其舟。会西北风起，木排飘向东岸，各营得句致以为用。颖谓将曰：「杭已有重兵，攻之不易，莫若于下流由桥司入海宁、出海盐以通震泽，上流由潭头入富阳、通余杭以扼独松关。昨闻海宁兵已起，而富尚为北人所据，不可坐视」。乃遣人夜袭之，遂通余杭之道。于是方国安得驻七条沙。江干立国，北兵所以不能遽渡者，以颖之取富阳也。鲁王至越，擢按察使，行巡抚事；寻进右佥都御史，督师。当是时，正兵、义兵争地争饷，内外交讧，颖以守土臣悉力支柱，而方、王诸将终恶之。三疏乞休，不许。丙戌六月，北兵至，列戍皆溃，王航海去；颖扈从不及，乃由海道还京口。黄冠以终。

林时对字殿扬，号茧庵，鄞县人。崇祯十三年进士，年末冠也；授行人。性恬淡；尝曰：「士人若爱一钱，即不值一钱」。丁艰归。福王立，起吏科都给事中（甬上续耆旧传云：福王监国，召为御史。鄞县志据庄元辰奏疏，亦从御史），为阮大铖所恶，罢归。鲁王监国，迁太常寺卿，佐孙嘉绩幕事，力主

渡江。熊霖之下海宁，时对实赞之。擢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逾年而绍兴陷，遂归。又十八年而卒。所着茧庵逸史，皆纪国难事。

李长祥字研斋，四川达州人。生而神采英毅，喜谈兵。是时猷贼纵横蜀中，长祥练乡勇，躬擐甲胄，以助城守，贼中皆知其名。崇祯癸未成进士，授庶吉士。同里薛国观方为首辅，欲引为私人，拒之。

京师陷，南奔；改监察御史，巡浙盐。而南都又覆，乃起兵浙东。鲁王加右佥都御史，督师西行。而七条沙之兵又溃，王浮海。长祥以余众结寨上虞之东山。时浙东诸寨林立，顾无所得饷，四出募输，居民苦之；独长祥与张煌言、王翊且屯且耕，井邑不扰。戊子，监军华夏为长祥联络布置，请引翁洲之兵，合诸寨以下西陵，议奉长祥为盟主。刻期将集，而降臣谢三宾告之。大兵急攻东山，长祥匿勾人舟中，遁至奉化，依王朝先。朝先亦蜀人，得其资助，由健跳所入舟山；加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

辛卯，舟山破，亡命江淮间。大兵得之京口，安置江宁，羁守之。长祥忽娶一妾，朝夕甚昵。守者谓长祥有所恋矣，稍懈，而长祥竟遁去。由吴门渡秦邮，走河北，遍历宣府、大同，复南下百粤，与屈大均处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毗陵，筑读易台以老焉。著有天问阁（原阙）四卷。

黄宗羲字大冲，号黎洲，余姚人；忠端公尊素子。为诸生，受业刘宗周，学行醇备。家祸国难，备尝艰苦。北兵入浙，孙嘉绩、熊汝霖等以一旅之师，画江而守。宗羲亦合子弟数百人，随诸军于江上，人呼之曰「世忠营」。授职方主事，改御史。总兵陈梧自嘉兴之乍浦浮海至余姚，大掠；职方主事王正中署县事，集民兵击杀之，乱兵大噪，有欲罢正中以安诸营者。宗羲曰：「借丧乱以济其私，致干众怒，是贼也。正中守土，即当为国保民，何罪之有」？寻以宗羲所作监鲁元年大统历颁之浙东。马士英在方国安营，欲入朝，朝臣皆言其当杀。熊汝霖曰：「此非杀士英时也」。宗羲曰：「诸臣力不能杀耳。春秋之孔子，岂能加于陈恒？但不得谓其不当杀也」。汝霖谢焉。又谓诸将曰：「诸公何不乘机决战，由赭山直趋浙西。而日于江上放船鸣鼓，攻其有备，盖意在自守也。然蕞尔三府，以供十万之众，一年之后，恐不能支」。闻者皆是之而不能用。

张国柱之浮海至也，诸营大震，廷议欲以伯爵饵之。宗羲曰：「若是，则奖乱也。何以待后」？乃署为胜虏将军，始去。与太仆陈潜夫、尚宝朱大定、主事吴乃武、查继佐及正中等谋会师，由海宁以取海盐，因入太湖以招吴中豪杰。而江上师溃，乃入四明山结寨自固。

己丑，闻王在海上，乃与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擢右佥都御史，进左副都。时方发使拜山寨诸营官爵；宗羲言「诸营之强，莫如王翊；其乃心王室，亦莫

如翊。诸营文臣辄自称都御史、侍郎，武臣自称都督，其不自张大，亦莫如翊。宜优其爵，使之总临诸营，以捍海上」。遂拜翊右佥都御史。而是时诸帅之悍，甚于方、王。宗羲既失兵，日与尚书吴钟峦坐船中讲学而已。

是冬，命澄波将军阮美使日本，以兵部右侍郎冯京第及宗羲监其军以行。至长崎岛，不得要领而还。久之，以母老乞归。

黄宗炎，字晦木，一字立溪，人称「鸛鹄先生」；余姚人，忠端公次子。崇祯中贡生。画江之役，兄弟步迎监国。事败，入四明，参冯侍郎京第军事。冯军败，隐于白云庄。乱定，游石门、海昌间，卖画自给；画宗小李将军、赵千里。工繆篆，又善制砚。所著有周易象词、寻门余论、易图辨惑诸书。

陈希友存孝兼，长乐人，举人，官兵科给事中。郑彩杀熊汝霖，特疏参之，不纳。知不为彩所容，乃缴印披薙去。

熊曰绘字遯木，黄州人；督师文灿子。官兵科给事中，与同僚陈希友同劾郑彩，草疏送督臣钱肃乐。肃乐浩叹，劝其火之。曰绘大恸，竟自去。尝有诗云：「一身如洗惟存发，两手无成剩有心」。

任廷贵，籍贯未详，官太常卿。舟山破，从王航海至厦门，寻至金门。壬辰九月，奉命北上，至北菱洋舟覆，得救，遂薙发为僧。有诗云：「还将不二证西归，未遂黄冠即衲衣。力任四十余年事，痴担六十七年非。翩翩野鹤随云适，点点寒梅斗雪霏。破勘瞿然成正觉，澄潭明月自相依」。盖亦志节士也。

沉崇埵字宇昆，慈溪人；大学士宸荃族弟。崇祯十六年进士，授金坛知县；其父手书「忠君爱国，勿玷清白家声」十字付之。鲁王监国，擢兵部主事。绍兴破，弃官耕于野。顺治庚寅，黄陂王尔禄为巡海道，以同年生屏车骑至海滨访之，崇埵称病不起。尔禄徘徊门外久之，乃长叹而去。

周齐曾字思沂，鄞县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广东顺德知县。邑故多盗，齐曾捕得其魁，置之辟。向之为逋逃主者，乃中以飞语，遂罢归。鲁王监国，起给事中。绍兴破，痛哭入山，结茅为庵，托于禅以自晦，更号「囊云」，裹足不入城市。顺治庚寅，王尔禄为巡海道，以同年谊屡致书，冀其一见，终不至。所着诗文，清高旷逸，绝去烟火。没后，乡人钦其高风，私谥曰「贞靖先生」。

高宇泰字符发，又字虞尊，号蘼庵，鄞县人。父斗枢，官陕西巡抚（鄞县志云：以斗枢为汉中巡抚，未到任）。宇泰少负才名。乙酉六月，从钱肃乐等起兵。监国手谕奖之，谓不媿江东乔木；授兵部武选员外郎。寻以奉使过里门，而江上陷。时斗枢尚在陕（鄞县志云：六月之役，斗枢尚在郢），而陕已内附，乃间道来归。父子并豫海上事。丙戌冬，蜡书自海至，谍者得之（四字据鮑埼亭集补），遂首被捕。戊子夏，华、王事泄，再被囚系。辛卯，几复株累

，仅而得免。壬寅之逮，尤为震撼。虽幸得保，而家已破矣。所著有雪交亭集。雪交亭者，张肯堂翁洲所寓也；宇泰爱之，故取以名其集。

卢若腾字闲之，号牧舟，福建同安人。崇祯庚辰进士，召对称旨，即授宁绍台道僉事。剔奸弊、抑势豪，风裁凜然。与宁波知府陆自岳平奉化奸民胡乘龙之乱，闾井晏然。

京师既陷，南都命以都御史抚凤阳，未行而南部又亡。闽中拜兵部尚书，抚军永嘉。甫至，而事势已瓦解。徘徊镇下关，浮海至翁洲，间行入大兰诸山寨。父老壶浆上谒，若腾垂涕而遣之。及海上之局，一时同袍泽者并极莫逆诸人沦丧殆尽，独与张煌言同事最久，竟依郑氏以终。

沈文光（鄞县志作光文）字文开，号斯庵，鄞县人，以明经贡太学。豫于画江之役，授太常博士。浮海至长垣，再豫琅江诸军事，擢工部郎中。闽师溃而北，扈从不及。闻粤中方举事，乃走肇庆，迁太仆寺少卿。由潮阳航海抵金门。当事以书币招之，文光焚书返币。及郑成功克台湾，遂依之以终。所着诗文甚多，皆赋台湾风景。

朱宪宗一作显宗，字暗生，昆山人。以岁贡授丹阳训导，丁内艰归。福王时，起补衢州府西安训导。南都陷，逃兵败将所至蹂躏，而衢当其冲；鲁王命西安令守衢，而以宪宗摄县事。抚辑兵民，劳绩甚着。明年，授监军理刑，专司饷事，转饷开化。北兵至，被执，谕之降，不从；杀五弁相胁，终不动。械致金陵，意必死矣，有故交以百口保之者，放还开化。时衢犹未下，守将知宪宗不屈而还，请共事，宪宗谢以病。衢兵复开化，强之安抚；甫三日而衢破，遂归。久之，卒于家。

徐桐字古木，嘉兴人。有膂力，善射，挽两石弓，百发百中。工击剑，能飞斩人头百步外。通诗古文词。人目为文武才。绍兴建国，当事荐为游击将军，率军守嘉禾。城破，遂入太湖。后薙染为僧，号「木头陀」，以岐黄终其身。

冯元颺字沛祖，慈溪人；天津巡抚元扬、兵部尚书元颺弟。以五经中崇祯十六年进士。死于海外，年三十二。

董守谕字次公（浙江通志）。父世登，性至孝；工诗，为诸生有名（甬上耆旧传）。守谕秉资耿介，不俯同流俗（浙志）。少受业于黄道周，讲学大涤山中（全祖望擘兰集题词）；读书讨古，穷极幽远（浙志）。倪元璐见其文，大称赏之（题词）。天启四年举于乡，与翁鸿业、姜思睿齐名，所谓浙东三俊也（南疆绎史）。七试南宫，不第，而学日进、名日盛。

东江初建，尚书李白春荐守谕，授户部贵州司主事（续耆旧传）。时分饷、分地之议起。分饷者，以孙嘉绩、熊汝霖之师谓之义兵，食义饷；以方国安

、王之仁之师谓之正兵，食正饷。正饷，田赋所出；义饷，劝分无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饷，某义兵支某邑义饷也。鲁王合会议，方、王司饷者皆至，殿陛哗然（鲁纪年）。守谕厉声进曰：「公等今日所为何事？而不为咫尺天威地乎」！乃面奏：「分饷、分地非也，当以一切正供悉归户部，核兵而后酌给之。所谓义饷者，虽有其名，不可为继，是散遣义兵之别名」。王以为然（黄宗羲撰墓志）。方、王诸将不可。户部主事邵之詹乃调停之，卒从原议。守谕叹曰：「江上从此溃矣」（续耆旧传）！无何，王之仁请税渔舟。守谕谓其客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料（谨案续耆旧传作科）及渔舟，其细已甚，民弗堪也」。之仁又请塞鄞之万金湖为田，又请行税人法，又请官卖大户祀田。三疏既上，兵士抽刀守谕门以待覆。守谕疏言：「湖不可塞，祀田不可官卖，税人必至激变」。之仁大怒，谓「行朝大臣尚不敢裁量幕府；何物竖儒，乃尔事事中格乎」！上言：「得孟轲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谈仁讲义之徒百，不如得鸡鸣狗盗之雄一」。遂折简召守谕。王虽惜守谕，不能为力，阴使避之。守谕慷慨对曰：「命吏生死，听于主上，非之仁所能专。臣归死上前，之仁能以臣血溅丹墀则可」。举朝忿忿，皆言「若之仁杀饷司，直反耳。何名义师」！之仁亦迫于大义而止。

丙戌三月十九日，思宗大祥，廷议寂然（墓志）。守谕乃上疏曰：「臣闻忠孝节义由于朝廷之激厉，濡忍偷安由于志气之卑昏，故举一事而能令臣民上下有悲愤振肃之状，动一念而能令天地祖宗有式灵感格之忱，萃涣合离，全籍此道。设人主于终天大恨，置之若遗、履之若忘，则士气不作；士气不作，则兵气不扬；无论无以恢复，亦无以立国也。臣痛忆先帝焦劳十七载，无一日不思治求贤、无一日不筹兵办寇，奈庸臣误国，顿遭千古未有之惨。凡有血性，忍忘先帝身殉社稷之烈乎！臣去年穷居，值此时日，北望一哭几绝。痛恨南都臣子，若遗若忘。何怪忠孝节义，扫地殆尽也！今臣腴颜部曹，皆先帝培养之余泽，惊心岁月，当遗弓抱恨之春秋，游魂未返，陵寝安存，真一回思之、一断肠矣！宋高宗每正月朔日率百官遥拜二帝，不受朝贺。今主上仁孝性成，百倍高宗。刻刻不忘报仇，则刻刻不忘先帝；刻刻不忘恢复，则刻刻不忘三月十九日。今年是日，即鲁监国元年，追思泣血之首一日也。臣请躬率臣民，遍谕各藩军士，缟素哭祭；每岁定以为制。使人人切齿怒号，庶君父大伦从此振起。然后昊穹悔祸，神人共助，报不共戴天之仇，而建中兴复古之烈也」。王着礼部传示，速为举行（甬泉正气集）。

杭人陆培、王道焜并殉节，廷议赐谥不及道焜。守谕争曰：「两人同死，何由分其优劣？岂以道焜非进士乎？今进士而卖国者累累也」！道焜乃得谥「节愍」。王累欲迁守谕臣，而难于代者，命兼经筵日讲。江东内附（墓志

），守谕遂行遯江浒，朝夕涕洟。有慰之者，辄告之曰：「吾不能与汪长源、陈木叔同逝，尚何颜立人世」！其为诗歌，遍哭所知之死国者，淋漓悲凄，令人不能自胜。是时海上未靖，柳车从亡，日在岛屿之间；守谕不惜倾家助之，以是尽落其所有（续耆旧传）。

一日，翁洲破，相国张肯堂之孙俘入，欲迁里，无有为之保者。守谕曰：「此吾事也」。入言于监司。守谕之干涉当道者，惟此而已（墓志）。

晚年，困守一庐，苦心易学。聚古今言易数十家，考其异同，有得即钞之，积以成帙（曹志）。甲辰卒，年六十九。县令张幼学赴吊，叹曰：「名可得闻，身不可得见也（续耆旧传）。子道权（谨据鄞县志补）。

王正中字仲擣，直隶保定人。登丁丑进士第，未谒选。索游于高唐州，守以为银杠旦晚是敌物，不如以此鬻城，免士女屠戮流离之苦。立要约，使与议者押字，仲擣与焉。事平，转运者上失物状。于是逮高唐守及仲擣论死。系狱数年，刑科给事中李靖理而出之，降补扬州照磨，移知长兴县。

国变后，失官，避地于绍兴。截江时，以兵部职方司主事掇余姚县事。是时公私赤立，剽夺为豪，市魁里正朝得札付一纸，暮便入民舍根■〈才古〉金帛、系僮丁壮，郡县不敢向问为某营也。仲擣设兵弹压，各营取饷，必使经由县，品核资产裁量以应之；非是则为盗贼。总兵陈梧败于樵李，渡海至姚，卤掠乡聚。仲擣遣兵系之。乡聚相犄角，杀梧。行在忌仲擣者，以此声讨。黄宗羲上疏救之，乃止。张国柱劫定海，列船江上，入城牢搜二千人；仲擣拦止，国柱终不得志而去。田仰、荆本彻先后过姚，皆帖帖俯首，不惊鸡犬。升监察御史。尚宝寺卿朱大定、太仆寺卿陈潜夫、兵部主事吴乃武皆从浙西来，受约束。

仲擣短小精悍，好读实用之书。其言星象，则从闽人柯仲炯于狱中受之。行在初建，进宗羲所着监国鲁元年大统历。又累受宗羲所注授时历及律吕壬遁，皆能有所发明。丁未八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九，权厝于山阴之陈常堰。所着周易注若干卷、律书详注一卷。子三捷（谨据黄宗羲撰墓表补）。

章正宸字羽侯，会稽人。从学同里刘宗周，有学行。举崇祯四年进士，由庶吉士改礼科给事中。疏请帝法周、孔仁义，黜管、商富强，则太平可坐致。报闻。礼部侍郎王应熊者，温体仁私人也；廷推阁臣，望轻不得与，帝特命入阁辅政。正宸上言：「应熊见摈廷推，何缘特简？今事因多扰、变以刻成，综核伤察，宜存浑厚；奈何复使很傲之人，与赞平明之治哉」？因力诋其狼籍封靡，请寝前命。帝大怒，下狱拷讯。御史米助国、金光辰、龚廷献、给事中范淑泰、吴麟征、傅朝佑论救，皆不听。竟削籍归。

九年冬，有诏起废，召为户科给事中。正宸因言：「起废旨屡下，而与臣

同列名，若词臣刘必达、杨世芳等已死，乞敕所司速举」。帝纳之。药厂灾，壤公私庐舍无算。正宸言：「火于五德为礼。礼教不修，火灾乃见。陛下临御，初未以沽名市德疑大臣。顷大臣救郑三俊、钱谦益，忽为是言；是一无礼也。史口下吏，疏辨抵称时局，思箝众口；又一无礼也。朝廷每一番令甲，辄增一番私营，如吏部郎张柅芳以不谨被黜，巧借城工复职，非陈启新任怨钞参，则考功之法可以金钱赎矣；又一无礼也。灾异频仍，圣心忧悯，而户部主事李凤鸣谓善言不可退灾星；亦一无礼也」。帝是其言。时厂卫务罗织人罪，而巡抚武弁从而效之。正宸言：「京师死刑视四方独多，其处决视四方又独速。请申饬厂卫巡捕官」。帝令司巡捕者回奏，气势稍衰。

十四年，屡迁吏科都给事中。周延儒再相，中外仰望丰采，而门多杂宾。正宸其门生也，独不肯附会。十五年正旦，朝会，帝进延儒等揖之，待以师傅礼。正宸因言：「陛下隆礼阁臣，阁臣宜积诚以格君心，不与中官作缘、不凭恩怨起见、不以宠利居成功，不以爵禄私亲匿」。语皆风延儒。反宣大缺总督，延儒欲用宣府巡抚江禹绪，正宸持不可。吏部希延儒指用之，正宸复劾其行贿事。帝不纳。延儒欲起江陵知县史调元，正宸止之。延儒再召，颇得冯铨力，欲以守涿功复其冠带。正宸与金光辰力争，事遂寝。寻诋兵部尚书陈新甲奸邪，荐李继贞、李邦华、史可法、孙传庭可代。及松山师覆，请先正中枢破坏之律，然后正行间失陷之条；新甲遂获罪。既而会推阁臣，失帝意，谪戍均州。

福王立，召复故官。疏请函檄四镇，分渡河、淮与江北、山东，协力互为声援；且请縞素率师，驻蹕淮上。时不能用。内传用张有誉为户部尚书，正宸以有誉虽有望，而中旨不宜出，抗疏力争。有誉卒以廷推用。魏国公徐宏基等公疏荐张捷，命下部议；并议前户部主事邹之麟、前御史张孙振、刘光斗起用。正宸分别论诸人，稍宽捷而力诋之麟、孙振、光斗。马士英不悦，拟谕诘责。回奏上，获免。寻以安远侯柳祚昌荐，起用阮大铖；正宸又力争，且曰：「朝廷如此举动，邸报流传，见臣姓名尚挂仕版，必相顾骇愕，谓负掖垣职掌，万死何辞！乞先放臣归里」。士英辈忌正宸居言路，遂用为大理寺丞。已见国事日非，请假归。鲁王监国，起吏部左侍郎，不受，仍署旧官。事败，弃家为僧，不知所之（谨据王鸿绪撰明史稿补）。

朱之瑜字楚屿，至海外复字鲁屿，又号舜水，余姚人。少伉爽有志概。有持谱献者，谓朱文公子为余姚令，家于此，族人欲附之。之瑜曰：「中有一世讹脱，即难征信。且人贵自立，不必攀附紫阳也」。寄籍松江，成诸生。提学御史元某以才备文武上诸礼部，癸未、甲申两奉征辟。

明社既屋，福王建号江南，总兵方国安荐授江西按察副使兼兵部职方司郎

中，监国安军。马士英方用事，遣私人周某偕同邑何进士东平招之。之瑜念方、马终误大计，力辞。台省劾偃蹇不奉诏，将逮捕，会南都亡，遂解。

黄斌卿奉表闽中劝进，唐王加斌卿肃卤伯，镇舟山；之瑜往依焉。于斌卿强悍不法，数有所救正。承制授昌国知县，又表授监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务，聘军前赞画，均不应。御史冯京第之自湖州军破也，间关入四明王职方翊军中。时内地单弱，欲藉海外之师为响应。京第劝斌卿乞师日本，斌卿因命弟孝卿副京第往，之瑜从之。撒斯玛王许发罪人三千及洪武钱数十万，京第先归，之瑜留；而师不果出。

己丑，鲁王驻舟山，安洋将军刘世勋疏荐监纪推官，吏部拟兵科给事中，改吏科；时礼部尚书吴钟峦扈王，兼督学政，以开国第一人荐，将授翰林院官。先后力辞。王翊之朝王也，见之瑜恨晚，举孝廉，辞。

辛卯，舟山陷，飘泊海岛，转徙日本、交址、暹罗间。甲午征还；敕书达交址，焚香开读，东望涕零。戊戌，赴厦门朝王，不果。己亥，朝王金门。时朱成功、张煌言会师入长江，之瑜主建威伯马信营。信，台州副将降于张名振者也。名振死，以兵属成功与忠靖伯陈辉，之瑜常往来两军间。克瓜州、下镇江，皆亲历行阵。未几事败，益彷徨无所向，返日本。日本人安东守约周给之。

丁未，水户藩侯源光国为筑第，驹笼别庄造膝访道。东国未有学，着学宫图说，依以创造，凡古升、古尺、簠豆笏钹之属咸备。又命俊秀子弟从受释奠礼。己酉，年七十，辞归，不听。飨之后乐园，以屏风为寿，绘东国及中华耆德六人，则武内宿祢、藤原在衡、藤原俊成、大公望、桓荣、文彦博也。己未，年八十，致祝如初。壬戌四月十七日卒，年八十三。光国遣世子纲条临丧，葬常陆久慈郡大田乡瑞龙山，谥曰「文恭」；构祠堂，驹笼别庄亲制文谥之。

之瑜生八岁而孤。伯兄启明，天启乙丑武进士，南京神武营总兵都督同知，以忤阉削职。特旨昭雪，授漕运总督，国变未赴任，行由总兵劾归。国朝强起之，不可。后以老寿卒。仲兄之瑾，诸生，弱冠即夭。之瑜在日本，苦蚊，有劝幃以纱厨者。谢曰：「先世葬域，兵后恐遭蹂躏，辗转思维，不敢身处安逸耳」。凡中华人来，必泣问伯兄近状。娶叶氏，生子元模、元楷；继娶陈氏，生女高，字柔端。元模屡省父交址、厦门，辛丑歿于海外。元楷隐居教授，己酉卒。柔端六岁丧母，年十二遭世乱，即佩刀自防；字何东平子，郁郁未嫁而亡。

之瑜笃于友谊。初以诗受知于张国维，朝列相知者陈函辉、张肯堂，同县则邹元实、斗东叶大受、陈遵之族子锦，尤与王翊、吴钟峦、朱永佑契。之瑜

之返日本也，诸将留之，张煌言挽之尤力。之瑜以海滨无田可耕，坐而糜饷，有负本志，遂行。

初，交址王檄取通晓中华文字者，被摄至，不拜；王怒，锢禁之。继知不可屈，遗书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陈平在汉而汉兴」语。答曰：「天祸明室，不佞逃遁贵邦，苟全性命。如欲委质他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倘异日者，瑜藉大王之灵，遄归桑梓，当举贵国携贰之端，昌言于朝，使圣主明见万里，贵国得世守藩维，岁贡终王，宁不贤于瑜之竭蹶贵邦哉」。乃纵之归。

之瑜问学赅博，少从业慈溪李契元，有诗数十篇，附刻姚江诗存。文集二十八卷，皆海外所作，日本正德二年源纲条刻之，有安东守约序。日本高弟有守约子安积觉，又今井将兴（谨据朱衍绪家传补）。